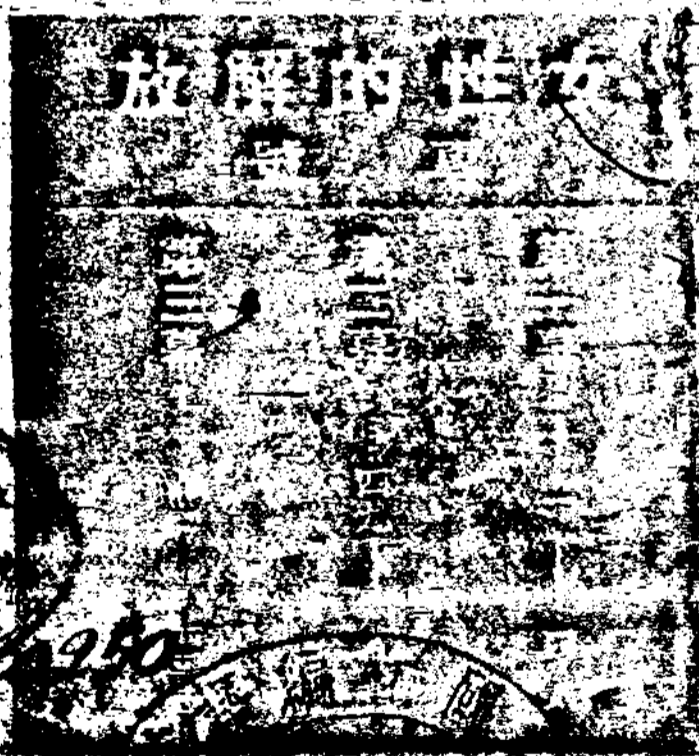


# 獨 首 劇 創 作 月 刊

第 二 卷  
第 二 期



上海潮聲出版社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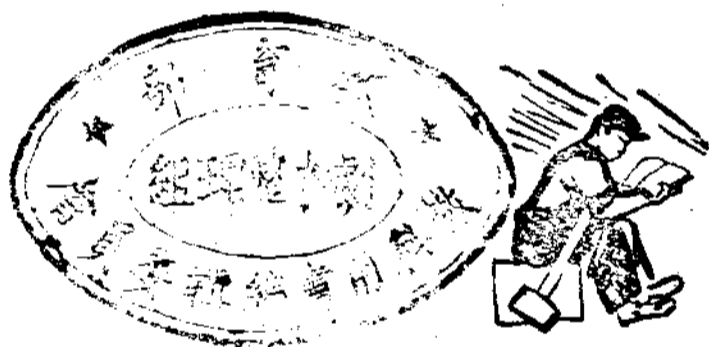
# 獨幕劇創作月刊

第二卷 ● 第二期

## 女性解放

—— 專 號 ——

易喬編



---

上海潮社出版總行

---

民國廿九年七月出版

## 期三卷每刊月本

毀滅 朱仙鎮 舞場風景 我是首相 自由的靈魂 第一卷 第三期	錦囊妙計 孤雛 朱仙鎮 林冲雪夜 小夜曲 鬥爭 第一卷 第二期	貴族的後裔 交際場中 秋夜 風波亭 良辰吉日 裂痕 第一期
鷹 周貽 季白 易希 易加 易喬	庸人 季希 周貽 吳永 李剛 李建 鷹時 鷹隼	庸人 諱名 許幸 江上 蔣青 鷹旂 鷹隼

## 錄日期一第卷二第

( 1 )	著原桑泊莫 譯 帆 楊	庭家
(29)	居亞陸	妻租
(59)	耶 曾	月光
(97)	炯 龔	逼
(129)	者 編	新

# 女性的解放

## 人物

莊永年

葉安娜 其妻

林洗清 安娜的舊同學

李覺庵醫生 莊永年葉安娜的朋友

姜恆甫 林洗清的舊戀人

女僕王媽

時間 中國抗戰爆發後一年的隆冬

地點 孤島

佈景

是一所俄特式的小洋房內的一間客廳，佈置是整潔，舒服，甯靜而不庸俗。後面左邊突進部份有個門通外邊的走廊，左壁中間裝着壁爐，再往前來又有一個門。後面右邊開着二扇長



窗，右壁後邊也開着同樣的一扇長窗，都掛上厚呢的窗簾，右壁前面有一個門通莊永年的書室。左壁火爐前面有一隻長沙發椅和一隻搖椅，火爐和突出的一塊壁中間放着一隻小桌子，桌子上鋪着線織鏤空的臺氈，上面只放着一隻插着四五根臘梅花的白瓷瓶。靠右壁窗有一隻時式的圓桌子，雜掛着幾隻扶手交椅和對擺的兩隻沙發椅。窗和前面的門的中間壁上掛着一幅淡墨山水的立軸，下面擺着一隻長几，上邊放着蠟臺和香爐。去壁和左壁火爐上壁掛着二幅寫實主義格調的色彩相當明朗的油畫，其中一幅是莊永年的妻子葉安娜的肖像。一隻小架子上安放着幾件非常精緻的古玩，一隻玻璃書架放着排列得整齊的西書，只有在火爐前的一隻矮几上，放着當天的新聞紙和新出版的雜誌，畫報。屋裏鋪着地毯，壁爐裏生着火。

## 第一幕

正是民國二十七年的舊曆年節的上午，是舊曆十二月廿三日，窗外飛着雪花。幕啓，屋內異常沉靜。外頭有鈴聲，立刻就聽見外面的大門開了，葉安娜很高興的嘴裏哼着，她是二十六歲年紀，身份是這個家庭裏的主婦，可是在她是永遠消失不了的充滿了熱情的智慧的聲音，和隨便而又輕鬆的動作，却還是在十六七歲的天真無邪的少女時代。她小時是生長在沒有愁字的家庭裏，正如她自己所自覺到的「我在家裏是我爸爸的玩意兒的孩子」的一種家庭裏嬌生慣養，有吃有笑地到二十一歲又投到「玩意兒的妻子」的這種丈夫懷抱裏，六年來，她只是把愛父親的愛擴大到愛丈夫和愛一個二周歲的女兒，什麼都沒有改變，在爸爸家裏不要勞動，不要操作，現在在丈夫家裏還是一樣，在爸爸家裏隨意化錢，現在在丈夫家裏也還沒有節制，因此便養成了她的無染的人生觀，但是誰知道這正和現社會是不相同流呢？安娜懷疑着說：「難道法律不許做女兒的想個法子免得她臨死的父親煩惱嗎？難道法律不許做妻子的救她丈夫的命嗎？」而現社會就是無情的法網。同時也竟有如莊永年這種所謂現社會的體面人物說得出「男子就是爲他心愛的人也沒有肯犧牲自己的名譽的」的話來，爲着什麼？無非是要在這樣混俗的社會裏附庸而已，原來是在這水裏只有把自己塗黑才得能生存，莊永年就是憑着這種哲學來管束他的妻子葉安娜，與其說是莊永年愛葉安娜，還不如當作把葉安娜做成莊永年的日常消遣品是更來得恰當些，莊永年整天爲着怎樣維護他的名聲和地位而操勞着，回到家來只不過敷衍敷衍他的妻子作爲家庭應酬罷了，而一切都是早趁着莊永年的心安排着，難怪葉安娜大聲地叫着：「你樣樣事都安排得如你自己的意，你愛什麼，我也愛什麼……我如今回想起來，簡直像一個要飯的叫化子，討到手裏，吃到肚裏……」葉安娜却是這樣喪失了她的自由意志而活着。

但是她的靈魂是純潔的。她哼着推進門來，穿着厚絲絨的大衣，很急忙地把手裏拿的幾包東西放在小桌上，立刻又跑出去，叫王媽。

葉 王媽，四角錢，拿去給門外的洋車夫，你告訴他，不要找了。（拿着一隻籃子再走進來。）

（她一邊卸裝，一邊很快樂的笑着。從絨線衫的袋裏拿出一包糖食來吃了兩塊，然後順着腳走到她丈夫的書室門口去聽。）

葉 不錯，他在家呢。（嘴裏又哼着，走到左邊去烘火。）

（王媽進來）

葉 （指地上的一隻籃子）王媽，好好的把它藏起來。

（王媽拿着走出）

莊 （在裏邊）那是不是我的小鳥兒在那裏叫？

（忙着解包裹）是的。

莊 （在裏邊）是不是我的小貓兒在那裏跳？

是的。

莊 （在裏邊）小鳥兒什麼時候回來的？

葉 剛回來，（把一袋糖藏在衣袋裏，抹抹她自己的嘴。）永年，你快來看我買些什麼東西。

莊 不要來擾我。(隔了一會兒，他開了門出來，筆還在手裏。) 你是不是說又買了東西了？什麼？那些都是嗎？我那沒出息的孩子又糟蹋錢了嗎？

葉 永年，你說什麼話，我們現在化錢可以稍微鬆手一點了，這是第一個不用爲錢着急的年節。我們沒有力量把錢浪費。

莊 永年，現在我們不妨浪費點兒，只消真正一點兒！你不久就要賺很大的薪水了。

葉 不錯，從明年起，但是還有些日子才到發薪水的日子呢。

莊 那怕什麼，我們可以先借的。

葉 安娜，(走近她，玩笑着捉着她的耳朵) 你還是一個不懂事的孩子！假使我今天借了一百錢來，這一星期裏頭你一口氣把它揮霍乾淨，等到年三十晚上忽然掉下一塊再來把我砸死——(用手按住他的嘴) 胡說，爲什麼你說得這樣怕人？

莊 但是假使有這種事情發生，應當怎樣呢？

葉 假使有這種事情發生，那麼欠債和不欠債實在沒有分別。

莊 但是那些債主怎樣呢？

葉 那些人，誰管他們？他們是些不相干的人。

莊 安娜！安娜！你真是個小孩子！和你正經說，我平日在這些地方的主張你是知道的，不欠債！不



借錢！只要一靠欠債借錢過日子，家庭生活就不自由，不美麗了，我們夫妻抱定這兩句話做到現在，不要臨到末了反去讓步。

（走到火爐旁去）很好，隨你的便罷！

莊 葉 （跟着他妻子）來，來，我的小鳥兒不要那樣垂頭喪氣的，什麼生氣了嗎？（把皮夾拿出來）安娜，你猜我這裏有什麼？

葉 （很快的轉過身來，看一看永年手裏的皮夾。）錢！

莊 拿去！（給他一卷鈔票）我難道不知道過年各種東西都用得着嗎。

葉 （數鈔票）五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啊！永年，謝謝你，謝謝你，這很可以支持些日子了。  
莊 希望如此。

葉 真夠好些日子的。你走過來，讓我把我所買的東西都給你看看，而且這樣便宜！你看，這是小安娜的一套新衣服，這是一隻小馬和一個喇叭，這一個小泥人是給隔壁的小安娜的朋友莉蓮的，都是些平常的玩意兒，不過給她們去拆壞，這些東西已經不壞了。  
莊 那個包裹是些什麼東西？

葉 （大聲喊道）永年，不要動，不到今天晚上不讓你看那個包裹的東西！  
莊 啊啊！沒有出息的孩子，你可曾想到替自己買些什麼東西沒有？

葉 替我自己！哦！我自己不要什麼。

莊 胡說！告訴我，你正經要些什麼？

葉 我真的不知道要什麼！再不然，永年，你聽了——

莊 什麼？

葉 （玩弄莊的衣鈕，不看她丈夫的臉。）如果你真要給我一些東西——你不妨——

莊 什麼？快說出來！

葉 你不妨給我些錢。你只消給我你用不着的數目就夠了，我可以留着以後買東西。

莊 但是，安娜——

葉 親愛的，不要多說，給我錢就是了！我要把這間屋子裝飾裝飾，你看那不是很有趣嗎？

莊 你要買些什麼東西？

葉 我知道，永年，但是你照着我說的辦就是。有了錢，我才能細細的去想，我頂急要的是什麼，這

話說得不對嗎？

莊 （微微笑着）話是不錯，假如你真把我給你的錢化在你自己身上，我也沒有什麼。但是那些

錢你依舊都要化在家用裏邊的，都浪費在各種無用的物件上，到後來仍舊是我晦氣再拿

出錢來。

葉 但是，永年——

莊 安娜，你能賴嗎？（抱着她）這真是一隻可愛的小鳥，你真能化錢，沒有人相信一個男人養你這樣一隻小鳥要費多少錢。

葉 好不害羞！你這麼說得出這種話來？我平日總是盡着力能節省多少就節省多少。

莊 （大笑）一點不錯——能節省多少就節省多少——但是實際上等於沒有。

葉 （嘴裏哼着，臉上笑着，心裏暗暗快活）哼！永年，你那裏知道我們女人的用度。

莊 你真是個小東西！活像你父親，一天到晚，睜着眼等着可以弄錢的機會，但是錢一到手，就從指頭縫裏漏出去了，連自己也不知道到那裏去的。這也是沒法改變的事情，你是從你父親遺傳下來的脾氣。

葉 但願我承受了我爸爸許多的性質的脾氣，因為我愛他。

莊 我卻不願意別的，祇要你照現在這樣子——我親愛的可愛的小鳥。但是——我覺得你今天這樣——這樣——這樣神色可疑——

葉 真的嗎？

莊 真的，擡起頭來看我。

葉 （抬起頭看她丈夫）怎麼樣？

莊 (故意逗她) 今天這喜歡吃糖的小鳥又淘氣過了嗎?

葉 沒有!

莊 方才又到糖食店裏去過了罷!

葉 沒有,真的沒有——

莊 也不會吃過一兩塊糖嗎?

葉 沒有,永年的確沒有——

莊 好好,我不過是說着玩的。

葉 你不以為然的事情,我決不做。

莊 那是我信得過你的,並且你還答允過我,是不是。——(走近她) 安娜,現在我不來擾你了。

葉 你記得請李醫生嗎?

莊 沒有。但是用不着請,他一定會來的。並且我還要問他今天什麼時候來,我買了些頂好的酒。

安娜,你不曉得我是怎樣希望今天快樂地過一個晚上。

葉 我也和你一樣。

莊 想起一個人有了高的位置和豐厚的收入,在社會上可能建立重要的地位和名譽,好不高

興,想着快活不快活?

葉 哦！真快活！

莊 你還記得去年的年節嗎？上海是多麼混亂，而你又是正在外邊亂跑，天不黑就不會想着回家來，可是一回家來，你又是累得不像個樣子，我覺得一生再沒有比那時候討厭的了。

葉 我自己一些不覺得討厭。

莊 (微笑) 安娜，但是我卻沒有看見你做出什麼成績來。

葉 啊！你還把這樁事來取笑我嗎？我怎麼能阻止那許朋友永遠不離開我呢？

莊 我的可憐的小鳥，你實在不能做這些社會上活動的事情，要緊的一句話是，你曾經竭力想法幫助你的丈夫，但是你因為不知道這個社會是什麼樣的。現在是比較平靜了，總是一樁幸事。

葉 是的，永年。

莊 現在我也不必獨自一個人悶坐着了，而你無需到外邊去亂跑。你也不必勞你的眼睛和吃不起苦的細指頭了——

葉 (拍手) 不必了嗎？真的嗎？想起來真是快活。(挽緊她丈夫的手臂) 永年，讓我來告訴你，我怎樣安排今天晚上的節目，過一個快樂的年夜——(外邊電鈴響) 啊，有鈴響。(整理屋子) 一定是來拜訪的客人。真討厭——

莊 我不見客，不要忘了。

王 (在門口) 小姐，有位女客要見你，

葉 請她進來。

王 姑爺，李醫生剛來。

莊 他到我書房去了嗎？

王 是的。

(莊永年走進書室去了。王媽領着林洗清進來，把門關好。)

(林洗清，是葉安娜舊時的同學。七八年來的堅辛困苦的生活和沒有安慰沒有快樂的整天整日的憂愁把這個只有二十八歲的少婦折磨復折磨，額角刻上皺紋，臉頰消失了青春的豐腴，眼眶充滿了憐憫，態度是變得沉靜，緩慢，精神是勞頓了，是一朵鮮豔的玫瑰花被摘下來放在充滿了煤氣的屋子裏，它掙扎着，掙扎着，如今是萎謝了。她穿着深色的外衣。)

林 (躊躇疑難) 安娜，你好嗎？

葉 (停，狐疑) 你好嗎？

林 我看你不認識我了。

葉 我不——哦，是了！不錯——(忽然高興起來) 怎麼，洗清，是你嗎？

林 不錯，正是我。

葉 洗清，你想，我竟不認識你了！但是也不能怪我，——（聲音放低）洗清，你真的大大的改了樣子了！

林 不錯，這七八年裏頭——

葉 我們不見真有好些時候了，這六年來真是快活，現在你又到上海來了？這樣冷的天氣，又是這樣難走的路，真佩服你！你是從——

林 從無錫來。

葉 你們不是一向住在蘇州，怎麼搬到無錫去——

林 去年冬天逃難到無錫去的，是在無錫鄉下。

葉 你怎麼來的？

林 今天早晨坐火車來的。

葉 是來過年的囉！真有趣，我們快快活活的過這個年罷！洗清，把外面的衣服脫下來罷，你凍得冷不冷？（幫她脫衣服）好了，我們可以很舒服的坐下來烤火了，你坐在沙發上，我坐這張搖椅。（抓住林的手）我又看見你這熟臉了。洗清，你不過面色更清白一點，可是也真消瘦了。

林 安娜，我老得多了。

葉 也許是老了一點——不很多，祇是一點兒。（突然一定神，正色地。）咳！我真粗心，只顧和你閒談。

林 安娜爲了什麼？

葉 可憐的你，我忘了你是一個單身的人了。

林 不錯，我丈夫是去年死的，總算他也是爲國捐軀——

葉 我知道，我知道，我在報上看見的。洗清，當時我真想寫信給你的，想不到總不得閒工夫，就耽擱下來了。

林 安娜，我都明白。

葉 洗清，我真不應該，可憐的洗清，你一定吃了不少的苦——他沒有留給你什麼嗎？

林 沒有什麼？

葉 有孩子嗎？

林 沒有。

葉 什麼都沒有嗎？

林 連一點可以傷心，或者可以紀念的東西都沒有。

葉 （不相信似地看着林）我的好朋友，果真有這種事嗎？



林 (很傷心的笑着，一面用手理着頭髮。) 安娜，有時候竟有這等事的。

葉 這樣孤單零仃的一個人！那種日子怎樣過呢？我——卻有一個很美麗的小安娜，她在樓上呢！現在你把你一樁一樁的事情都講給我聽聽。

林 不，不，我要你講給我聽——

葉 你先說。今天我不能只顧自己講話了。今天我只聽你的事。——不過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先告訴你——你也許已經聽見了。

林 沒有，怎麼一會事？

葉 你想，我丈夫做了銀行的經理了。

林 你的丈夫呀，真好運氣！

葉 可不是嗎？律師的位置是靠不住的，並且現在時局不甯，在上海，生活程度一天一天高起來，律師的生意也減少了，何況永年，他又是生成那個脾氣，不喜歡欠債，這些地方我和他的意見完全相同，你想我們是多麼快活！銀行馬上就要接收了，以後就可以安定的拿大薪水，分紅利了。——將來我們過日子可以和從前大不相同了——老實說，要這樣就這樣。洗清，我想起來，真快活，真高興！手頭有着許多錢，不用爲什麼事操心，真是快活，是不是？

林 是的。日用必須的東西不缺少，至少是件快活的事情！

葉 不但必須的東西，並且還有整數的錢，整數的——

林 (微笑) 安娜，安娜，你的老脾氣還不會改掉嗎？當初我們一塊兒讀書的時候，你就是個頂會化錢的小孩子。

葉 (靜靜地笑着) 不錯，永年說我還是那個樣子。(舉起指頭指着) 但是安娜並不像你們所說的那樣不懂事，天地良心，我並沒有過可以十分揮霍的機會，我們大家都不能不勤勤懇懇做事情。

林 你也要做嗎？

葉 是的，做些輕便的生活，譬如織絨線衫這一類東西，(慢慢地) 和還有些別的事情。你是知道的，我們結婚的時候，永年就辭去內政部的職務，因為他知道沒有升級的希望，但是用度卻加多了。所以在我們結婚後的第一年，他操勞太過度，他不得不去尋各種額外的事情做，一天到晚辛苦不了，後來他受不住了，害起很重的病來，醫生都說他一定要靜靜地休養才會好。

林 你們在北平住了整整的一年，是不是？

葉 是的，我們住了一年，我和你說，真不是容易處理的事情呀，說起來那次搬家，真是奇怪，竟保全了永年的生命，洗清，但是錢也化得可怕！

林 我也這樣想。

葉 二千塊錢！不是很大的一筆錢嗎？

林 幸而你們化得起！

葉 你要知道我是從我爸爸那兒弄來的。

林 哦，原來如此。他正是那時候去世的，是不是？

葉 對了！正在那時候，你想，我每天要看護永年的病，我怎麼能親身去服侍他！說起來真是難受，我親愛的爸爸，洗清，從那時候以後就沒有再見着他的面了。那是我出嫁以後最痛苦的一件事。

林 我知道你是平常很愛他的。後來你們就到北平去了嗎？

葉 是的，我們錢也有了，醫生教我們不要耽誤時候，過了一個月就走了。

林 回來時候，你丈夫的身體是完全復原了嗎？

葉 完全復原了。

林 但是那個醫生？

葉 什麼醫生？

林 我記得我進門的時候，你的僕人說醫生來了——

葉 哦，那是李醫生，他不是爲着看病來的，他是我們的好朋友，沒有一天不來。從那次以後，永年一些小病都沒有害過，我的身體也很好。（忽然跳起來拍掌）洗清，一個人活在世上能夠快活，真是不容易的事情，啊！我太不應該了，我專在這裏說自己的事情。（坐在地毯上去，把椅上的墊子墊坐着，靠近林洗清，把兩臂放在她的膝上。）你當真不愛你的丈夫嗎？既然這樣，當初你爲什麼要嫁他？

林 當時我母親還活着，躺在牀上不能動了，並且我還要照顧兩個小兄弟，所以我會覺得不應該拒絕他。

葉 也許是的，那時候他有錢嗎？

林 日子很過得去，不過他的事業卻靠不住。到了去年又碰到戰事，都毀了，他也死了，他的事業也就完了，一些東西也不會留下。

葉 後來——

林 後來我就在無錫鄉下教小學生，支撐着過日子。我總算歷盡艱苦了。安娜，現在總算沒有事，我那可憐的母親也用不着我，她已經安然長眠了！兩個小兄弟，一個已經做了事，一個參加抗戰去了，自己可以照顧自己了。

葉 你一定覺得你的生活是十分自由了！

林 安娜並不見得。我只覺得有說不出來的空洞，我想活在世上並不爲了什麼人（站起身）所以我不能再躲着了，在此地要找一些有意義的事情，必定容易些，我也想——盼望能找到比較固定的，像辦公室裏一類的事情做做。

葉 洗清，但是那些事情是苦工啊！你的身體已經很累了，最好是靜養一會。

林 （走至窗前）安娜，沒有父親供給我那些錢。

葉 （站起來）啊！不要和我生氣。

林 我的好朋友。（走向安娜）你不必氣，處我這種地位最容易使人發牢騷，像我這樣的人活在世上並不爲着誰來，卻又不能不一天到晚的勞碌，並且因爲要活命，所以變成自私自利，祇顧着自己了。安娜，當我聽見你們交了好運，我替自己高興比替你們高興還厲害，你信我的話不信？

葉 你這是——哦，我明白了，你盼望永年幫你一點忙。

林 不錯，正是這個意思。

葉 洗清，永年一定能幫你的忙。你把這件事交給我就是。我會用很好的方法，委曲婉轉地去做，使他不能不答應，我也願意幫助你。

林 安娜，謝謝你，你這樣出力幫助我。況且你又是個不會經過多少艱難困苦的人——

葉 我嗎？我沒有經過多少艱難困苦——

林 (微笑) 唔——你不過懂得一點玩玩，安娜，你還像孩子一樣呢。

葉 (在屋子裏走來走去) 噯，不要這樣擺出老前輩的模樣來！

林 當真嗎？

葉 你和他都一樣，你們都以為安娜是不能做什麼正經事的——

林 唔——

葉 你以為我沒有煩惱的事情嗎？

林 安娜，方才你不是已經把煩惱的事情都告訴了嗎？

葉 這些算不得什麼！還有關係更重大的事情沒有對你提過一個字呢。

林 關係重大的事情？怎麼一回事？

葉 洗清，我知道你看輕我。你以為辛辛苦苦的養了你母親好幾年，你自己覺得很得意嗎？

林 我實在不看輕什麼人。

葉 你想起了扶助照顧兩個兄弟的事情，你也覺得很得意嗎？

林 難道我不應該嗎？

葉 應該是應該的。洗清，現在我和你老實說了罷，我也有點得意而且快活的事情。

林 我很相信，安娜，你告訴我，是什麼事情？

葉 嘿！聲音不要這樣高。永年要是聽見了，那還了得！不能讓他聽見？洗清除了你，無論什麼人都不能讓他知道。

林 爲什麼？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葉 過來，（把林洗清拉到火爐邊的沙發上坐下）洗清，我曾經救了永年的性命，你說，這不是又得意又快活嗎。

林 救了他的性命，是怎麼一回事？

葉 我們到北平去養病的事情，你已經知道了，假使不這麼做，永年的性命早就保不住了。

林 那是我曉得的。你們的錢是你爸爸供給的。

葉 （含笑）不錯，永年和別人都以爲是這樣的。但是——

林 但是什麼？

葉 （慢慢地）但是我爸爸一個錢也沒有給過我們，籌劃那筆款子的並不是別人，就是我。

林 （快接）是你那樣一筆大款子統統都是？

葉 二千塊錢，你聽了覺得怎麼樣？

林 安娜，你用什麼法子弄來的是買航空獎券贏的嗎？

葉 買航空獎券贏的呀！那是什麼人都有這機會。

林 那麼，你的錢是從那裏來的？

葉 （臉上露出不可思議的笑容，嘴裏自然地哼着唱。）拉拉——拉拉！——拉——拉！

林 你當然不會是借來的？

葉 爲什麼不會是借來的？

林 做妻子的不得丈夫同意，怎樣可以向人家借錢。

葉 （點頭）啊！假使做妻子的有點見識，會處置一點事情——

林 安娜，我實在不明白——

葉 你也不明白？我並沒有說過那錢是借來的，除了借我還有許多方法呢！（靠在沙發裏）我也

許從醉心我的人那兒弄來的？假使一個女子生得像我這樣漂亮——

林 安娜，你真是這樣毫無拘束的孩子。

葉 我知道，你現在一定是急於要聽裏面的曲折——

林 安娜，這件事你做得似乎太鹵莽一點嗎？

葉 （正經地）要救親愛的丈夫的性命，能夠算是鹵莽嗎？

林 我想你瞞着他做這件事情，究竟是鹵莽——



葉 但是他當時一知道這件事情恐怕性命就難保了！你懂得嗎？當時他連自己病到了什麼地步都還不知道呢！那些醫生都來偷偷地和我說，他的病勢很危險，如果不休息下來靜養，簡直沒有法子可以保全他的性命。你難道以為我起初沒有用過手段嗎？我裝着非常憂急地，不安地，要求他聽從醫生的話，他不答應，我於是一面偷偷地淌着眼淚，一面還是央求他，教他顧念着自己的前程，可憐可憐我，當時我的話裏含着教他借錢的意思，洗清，誰知道他聽了借錢的話，竟生起氣來，說我胡鬧，說他甯可病死，決不丟面子，決不依從我那種任性的舉動，他雖然那麼說，可是我自己心裏明白，不能不救他的性命，所以我就急得想出別的方法來了。

林 難道你父親後來沒有提起過這錢不是他的嗎？

葉 沒有，從來沒有，爸爸正是那時候死的。爸爸那時候病得那樣厲害，他老人家什麼也不知道。

林 你也沒有和你丈夫提過？

葉 噯！你怎樣說得出！他那樣反對借錢，我反去把這件事情告訴他嗎？像永年那種脾氣，一個素來尊重自己的自立精神的男子漢，如果知道了受了我的恩惠，那不要使他心裏難受死嗎？我們的愛情說不定會生枝節，我們的美滿家庭也不會再像現在這樣子了。

林 你打算永遠不告訴他嗎？

葉

(若有所思，微微笑着)

也許有一天我會告訴他，——等到許多——許多年之後我——不是

這樣年輕漂亮了。我的意思是說，將來永年不像現在這樣愛我，不喜歡看我打扮了跳舞唱歌的時候。所以有些事情現在祕密地留着，也許有點用處。(忽然把話打住) 沒有的事情！沒有的事情！太遠了，那種日子永遠不會到來的。洗清，你覺得我這件大事辦得怎麼樣？你還以為我是不能做什麼事嗎？你要知道我是很費了一些苦心，分期付款是不好玩的。洗清，你知道商業場中有分期付款和按期付利的種種名稱，都不是容易對付的。我，我不得不到各處去東拼西湊一點，我不願意使永年過吃苦日子，所以家用裏也就省不出什麼來。

林

安娜！你祇好在你自己的私房裏賠出來了。

葉

自然是的，那還用說得。這件事都是我一個人籌劃，有時候永年給我錢，叫我添置衣飾，我從來不敢把錢化過一半，總揀頂便宜的東西買，好在我無論穿戴什麼都還不難看，永年從來沒有起過疑心。洗清，但是時常也覺得很苦，因為衣服穿得講究也是一樁很舒服的事情，你說是不是？

林

一點不錯。

葉

除去那個，我還有別的方法弄錢。去年冬天，我運氣好，替人家鈔寫了許多東西，雖然白天還要出去和幾個從前的朋友一道忙些後援會的工作，但是每天晚上我還能躲在房裏一作，

到夜深纔歇。洗清，這樣做事賺錢，究竟還是快活事，我覺得我很像個男子似的。

林 那麼你的債究竟還清了多少了？

葉 很難說。那種事情實在很難弄得清楚。（想）我祇知道我能搜括來的錢都還了債了。有時候我實在沒法想了——（笑）我就坐在這裏，心裏便想着要是有個有錢的紳士很愛我——

林 什麼，那個紳士？

葉 並沒有那樣一個人——我心裏瞎想，他已經死了，拆開他的遺囑來一看，裏面用很大的字寫着：「把我死後所有的財產立刻交付與那位可愛的莊永年夫人葉安娜女士！」

林 安娜，你指的是那一個紳士？

葉 你明白嗎？並沒有指那一個人，不過是在我沒法弄錢的時候，心裏虛造的一個幻象罷了。但是現在已經沒有關係了——那討厭的老東西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關我的事，他和人他的遺囑我都不放在心上了，因為現在我的艱苦已經過去了，洗清，想起來多麼快活！現在不用費心思，一些也不用費了！每天只消同小孩兒玩玩，家裏各種用具擺設都合永年的意思！並且不久那和暖的春光快要來了，那時候，我們也許有個旅行，也許是到香港去，想起人生快樂真是有趣。

(外邊門鈴響)

林 (站起來) 外邊有人來了，我還是走的好。

葉 不要緊，你只管坐着。沒有人到這兒來的。一定是看永年的。

王 (在門口) 少奶奶，有一位男客要見少爺。

葉 那位客人是誰？

姜 (在門口) 莊太太是我。

(林洗清吃了一驚，急忙避開，背對着門。)

葉 (走近姜恆甫一步，有些着急似地，低聲說) 原來是你嗎？什麼事？你要見我丈夫說話嗎？

姜 總算是——銀行的事情罷。我在那銀行裏有個小小的位置，我聽說你的丈夫做了我們的新經理了。

葉 所以你想——

姜 莊太太，就爲那件事情。

葉 那麼請你到他書房裏去罷。

(姜恆甫出，安娜很冷淡的鞠了一個躬，順手關上門，回到火爐旁邊看着火。)

林 安娜，那個人是誰？

葉 那是位姜恆甫先生，——是個律師。

林 那麼果真是他了。

葉 你認識他嗎？

林 我曾經認識他，——不過已經是許多年前的事情。他在蘇州做過律師。  
葉 不錯。

林 他的樣子改變好多了。

葉 我知道他的婚姻很不幸。

林 他現在是不是單身了。

葉 但是有五個小孩兒。哦！火着起來了！

（安娜把火門關好，把搖椅略推開些。）

林 人家說，他做的事情不十分靠得住？

葉 真的嗎？不見得罷，我卻不知道。這些事情討厭得很，我們不必去談那些事情。

（李覺庵醫生，他經常害着病，這是由他父親的荒唐而遺傳給他的背脊炎，是一種不治之症。他彎着腰，不常要拿右手曲到背脊上去敲幾下，說話的嗓音很微弱而緩慢，臉色灰白，他是個不幸的人。他很理智地運用着他學習來的科學研究的技能，不時對於自己作死期的決定，能多捱一天總想多捱一天，沒有妻子，他的安慰是寄托在他的好朋友莊永年

的漂亮妻子葉安娜身上。他從莊永年的書房裏出來。

李 (仍在門口) 我要走了，打攪你，我去找你太太談談。

(很慢地把門關好，看見林洗清)

哦！對不起，這

裏也妨礙你們。

葉 不要緊，不要緊。(替他們介紹) 李醫生——林洗清。

李 哦，不錯！久仰，久仰，好像方才我們遇見過。

林 不錯，我走得很慢。

李 哦——你身體不大康健嗎？

林 是的，

李 這樣看來，你一定是到上海來休養散悶的了？

林 不，我是來找事情做的。

李 那怕是於你不利罷？

林 可是，李醫生，活命要緊啊！

李 不錯，大家都覺得。

林 李醫生，你也這樣想嗎？

李 那是不錯的。我活在世上，無論怎樣不幸，能多捱一天工夫我總想多捱一天。所有到我這裏

來看病的人都這樣想。就是良心上有病的人也會是這樣的。現在永年正在和一個不可救藥的人談話呢——

林 (低聲) 唉——

葉 你說的是誰?

李 是一個不認識的叫姜恆甫的人，這個人的品行已經壞到極點了，然而他竟劈口就說要活命，好像是毫不在意的樣子。

葉 真的嗎？他和永年談些什麼？

李 我不知道，好像是爲銀行的事情？

葉 我不知道他——這位姜恆甫先生和那銀行有什麼關係呢？

李 有關係，他在行裏有個位置。(對林洗清) 這個社會上有病的人太多了。

林 有病的人最好是養病的好。

李 不錯，大家都這樣希望！恐怕就爲了這樣，社會才變成一所大病院了。

(安娜本在想心事，到這時，忽然幾乎忍不住大笑。)

李 你爲什麼笑？你懂得社會是個什麼東西嗎？

葉 誰耐煩管你們那討厭的社會是什麼東西？我方才是爲了一點別的事情——一點頂有趣

的事情笑。李醫生，是不是現在所有那銀行裏的職員人都要屬永年管了？

李 那就是你覺得有趣的事情嗎？

葉 (一邊含笑一邊哼) 不管他，不管他，(踱來踱去) 想起來真有趣，我們——(從衣袋裏拿出糖來) 李

醫生，你吃塊咖啡糖嗎？

李 噯——咖啡糖！我記得你，家裏不是不准吃這種糖的嗎？

葉 是的，不過這是洗清給我的。

林 什麼！我怎樣？

葉 啊！你不要害怕，你怎麼會知道永年不准我吃這種糖呢，他怕我糟蹋了牙齒。噯，不去管它，祇

吃這一次！李醫生，這塊給你！(送一塊到他嘴裏) 洗清，你也吃一塊，你們吃，我也吃一塊——祇

吃一塊很小的，或者至多也不過兩塊。(再踱來踱去) 我真快樂！我現在只想一件事情——

李 是件什麼事情？

葉 要當着永年的面要說的事情。

李 既然這樣，你為什麼不說呢？

葉 因為那事情很難聽，所以我不敢說。

林 難聽？



李 真如此，你還是不說的好。但是在我們面前你不妨——你想當着永年的面說的是什麼？

葉 我恨不得說這些事情實在該死！

李 你怎麼？

林 安娜——

李 說罷——他來了！

葉 （把糖又藏入衣袋內）不要做聲。

（莊永年從書房內出來，手裏拿着帽子，外衣搭在臂上。）

葉 永年，你把他打發走了嗎？

莊 他剛走。

葉 讓我來介紹，這是洗清，剛到上海來——

莊 對不起得很，我不認識——

葉 永年，是林洗清，胡鐵生夫人。

莊 噢！是我妻子的一位舊同學。

林 正是，我們從小就認識的。

葉 你想想，他走了這許多路專誠來找你——

莊 來找我嗎？

林 也不是專——

葉 洗清是在辦公室裏做事的熟手，她很盼望能在一個商界有名的人物手下做事，可以再多學些本領——

莊 佩服之至。

葉 他知道你新任了經理，開心得了不得。——永年，看我面上，你總要替洗清想想法子，你答應不答應？

莊 那並不是做不到的。胡太太此刻是單身人？

林 是的。

莊 很有些商業上的經驗嗎？

林 很有些了。

莊 這樣，我要替你找一個位置，恐怕並不困難。

葉 (拍掌) 你看你看！

莊 胡太太，你來得正巧。

林 我應當怎樣謝你——

莊 (含笑) 不用,不用, (穿外衣) 現在我要失陪了。  
李 等一等,我和你同走。

(李醫生走到外邊走廊去拿大衣進來,就火烤着)

葉 永年,不要太長久了。  
莊 只消一點鐘,不會多的。

(林洗清也起身穿衣)

葉 洗清,你也要走嗎?

林 是的,我要去找住的地方。

莊 那麼,我們可以同走了。

葉 (幫林洗清穿上大衣) 可惜我們沒有空房間。

林 我不敢驚吵你們。

葉 可是——洗清現在上海租房子真難啊!二房東都是乘機取利,把房租擡高得比從前要好幾倍呢!

林 我知道,安娜,謝謝你,我們再會罷!

葉 洗清,今天晚上你一定要來的,參加我們的年節,你看,我什麼都預備好了,洗清,現在我們已

經簡單得多了，從前永年的母親在的時候，還要麻煩呢。

林 你們到有意思，還保存着廢曆的習慣。

葉 也沒有什麼了，不過是借此大家歡樂歡樂罷了。（對李）李醫生，你也要來的。什麼，你身體不大舒服嗎？不要緊的，到時候一定會好的，祇消衣服穿得暖和一點就是。（他們開了門出去，安娜搶過去）洗清，晚上一定要來的，我還有許多事情沒有講出來呢！

李 我們不要站在風口裏說話！

葉 （聽見小安娜從樓梯走下來說話的聲音，她於是很興奮地叫着）進來，進來，小安娜，啊，我的小寶貝！洗清，

你看見沒有？可愛不可愛？

林 小安娜，長的像你一樣。

莊 胡太太，走罷！這種冷風只有做母親的才受得住。

葉 （手拉着小安娜）洗清！晚上一定要來的。

（李醫生，莊永年，林洗清一同走出去了。安娜抱着小安娜進屋子。）

葉 （在門口）奶媽，你去幫幫王媽，過年，零碎事情多，恐怕她一個人做不了。（把門關上）小安娜！

好紅的小臉兒！真像蘋果和玫瑰花一樣。（安娜抱着小安娜，安放在火爐邊前的地氈上，自己也坐了下來。）小安娜，你吃過糖沒有？媽媽給你吃。（從口袋裏摸出糖來）小安娜，你吃一塊，媽媽也

吃一塊。(小安娜指着火爐上邊擺着的坦克車) 你喜歡玩嗎! 我的寶貝, 要什麼? (站起來) 要這個! 這個叫坦克車! 還要? 要這個, 這個叫飛機! 還要喔! 我的小安娜, 夠了, 夠了, 媽媽給你玩, 媽媽給你玩, 好, 我們想個玩意兒罷! 小寶貝, 你想玩什麼呢? 打仗好不好? 好, 我們就打仗罷! 小安娜, 你把這些人叫他們站起來, 你看, 這是我們的坦克車, 軋軋軋軋! (用右手握着) 這是我們的飛機, 嗡嗡嗡嗡! (用左手握着飛機, 摹仿着飛翔的樣子) 小寶貝, 你看, 我們的飛機丟炸彈了, 轟! 轟! 小寶貝, 小寶貝, 你趕快把木人推倒啊! 推倒啊! 小寶貝, 我們一同來把他們打敗! 啊! 他們打敗了, 打敗了, (急忙地將右手放下) 坦克車, 很快地推倒幾個木人, 並且拿着一個木人做着向後逃的樣子) 大叫逃了! 逃了! 打敗了! 打敗了! (小安娜很開心地笑) 小安娜! 你開心嗎! 小寶貝開心, 媽媽也開心。

(正當這時候, 有人敲那通外邊走處的門, 安娜沒有聽見, 門自己開了一半, 站着姜恆甫, 他等了一等。)

姜 莊太太, 對不起得很——

葉 (暗的叫了一聲, 急忙轉身跳起來。) 嗶! 你來幹什麼?

姜 請你不要見怪, 那外邊的大門——半開着——一定有人忘記把它關好——

葉 姜先生, 我丈夫不在家。

姜 我知道。

葉 那麼你來幹什麼？

姜 我來和你說一兩句話。

葉 (低聲對小安娜) 小安娜到奶媽那裏去罷！什麼？那個陌生人不會吃掉媽媽的，等他走了，我

們再玩罷！(她把小安娜帶到左屋裏去，隨手把門關上。心裏躊躇不安。) 你要和我說話嗎？

姜 是的。

葉 今天，不過今天還不到大年夜——

姜 今天是二十三，這個年，你能不能過快活日子，這個權都操在你自己的手裏。

葉 你要什麼？今天我沒有準備——

姜 現在先不要管那個。我是爲另外一樁事情來的，你有工夫嗎？

葉 有，不要緊，——雖然——

姜 好，方才我在弄堂對門酒店裏坐着的時候，我看見你丈夫在街上過去——

葉 怎麼樣呢？

姜 同着一位女太太。

葉 又怎麼樣呢？

姜 那位女太太是胡夫人林洗清女士嗎？

葉 是的。

姜 他纔到上海來嗎？

葉 不錯，今天纔到。

姜 想來她一定是你的一個好朋友？

葉 一點兒不錯。但是我不明白你——

姜 從前我也認識她的。

葉 我知道。

姜 哦！你知道我也想得到。——是不是她來上海想在行裏謀個位置。

葉 姜先生，你怎麼能這樣盤問我——你不過是我丈夫手下的一個職員罷了。既然你要打聽，我索性都告訴你罷！一些也不錯，她就要進銀行辦事了。姜先生，介紹的人不是別人就是我。

現在你都明白了。

姜 這樣看來，竟被我猜着了。

葉 (踱來踱去) 我雖然是一個女子，但是也有一點權力——姜先生，在別人手下做事情應當格外小心，不要得罪那些——

姜 那些有權力的人？

葉 唔！一些也不錯。

姜 莊太太，你肯用你的力量幫我一點忙嗎？

葉 什麼？這是什麼話？

姜 你肯想法子替我保全銀行裏的位置嗎？

葉 我不明白誰在奪你的位置？

姜 你不要裝糊塗了，我知道你的女朋友決不好意思和我會面，並且我也知道我的位置要騰出來給誰。

葉 可是你放心——

姜 現在只有一句話，趁着現在還來得及，請你用你的力量取消這件事情。

葉 姜先生，但是我並沒有力量——一點力量都沒有。

姜 沒有，我記得方纔你還說——

葉 不是那個意思，我嗎？你怎麼會以為我對於我丈夫有那麼大的力量？

姜 我和你丈夫是同學，從前在學校裏我就知道你丈夫的脾氣。我想，他同別的做法的差不多。

葉 你這話什麼意思，你敢輕視我丈夫，我請你出去。



姜 太太，你的膽子真不小。

葉 我現在不怕你了。一過正月初一，我就沒有關係了。

姜 太太，聽我說，到了不得已的時候，我會拚着性命去爭我那銀行的小位置。

葉 怎麼？

姜 我並不專為薄薄的薪水，為點別的事情，——老實告訴你罷，想起來，你也必定聽見過，——好幾年前我——鬧了一點亂子。

葉 我記得聽見過那麼一會事的。

姜 那件事雖然沒有鬧到法院裏去，但是從此以後我的前程的路條條斷了，但是我不能不想點事做，究竟我並不是一個頂壞的人。年紀大起來，我的兒子們都快要長大成人了，爲了他們，我必須極力的恢復我的名譽才是。莊太太，你知道，這個銀行裏的小小位置正是我重新爬上去的第一步，不想你丈夫要把我從梯子上踢下來，叫我再跌到泥溝裏去，永遠不得翻身——

葉 姜先生，老實和你說，我絲毫沒有力量幫你的忙。

姜 那是因爲你不肯，但是我可以逼着你做。

葉 你不至於告訴我丈夫說，我欠你的錢的事罷！

姜 假使我告訴了他呢？

葉 那你就丟人了。（聲音裏含着淚）這件事，不應該這樣——讓我丈夫知道，——並且洩漏的人又是你。那時候豈不要累我受種種沒趣嗎？

姜 單是沒趣就算了嗎？

葉 （氣憤地）（很快）你只管去宣佈罷，到後來頂吃虧的還是你自己。因為我丈夫就此可以看出你是怎麼樣的一個壞人，那時候，你不但位置保不住，並且——

姜 我方纔問你是不是只怕家庭裏的沒趣？

葉 假使我丈夫知道了，他一定立刻就會把你的錢還清，以後，我們和你就各不相干。

姜 （走近一步）莊太太，你是不大懂得商業場中的情形，我可以把這裏頭的底細來對你講個明白。

葉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姜 你丈夫病的時候，是你來和我商量要借二千塊錢。

葉 是的。因為那時我沒有別的地方可以想法子。

姜 當時我答應你去想法子——

葉 後來，你真弄來了。

姜 我記得當時答應借錢給你還帶着幾個條件。當時你是爲了丈夫的病，心慌意亂，急於想把錢弄到手，好去北平養病，所以也許不會十分注意到那些小節細目上頭，現在讓我來提醒你，當時我答應借錢給你的時候，要在我寫的一張借據上簽一個字——

葉 不錯，我簽了一個字。

姜 一些不錯後來我又在紙上加了幾行字，請你父親做保人，應該你父親簽字——

葉 應該？——他的確簽了字。

姜 我把借據的日期空着，預備你父親親筆填寫他的簽字和日期，這些事你還記得嗎？

葉 記得的——

姜 後來我就把那張借據交給你，要你從郵局裏寄給你父親，這些情形對不對。

葉 對的。

姜 不用說得，你一定是立刻就寄去的。因爲不到五六天你就把那張紙交還給我了，上面有你父親的簽字，我就把錢交付給你。

葉 難道我以後沒有準期按次還款嗎？

姜 準得很。可是——莊太太，你當時不是正爲一件事着急嗎？

葉 一些不錯。

姜 是不是因為你父親病重？

葉 他躺在牀上快要死了。

姜 不久果然死了。

葉 是的。

姜 莊太太，你還記得他死的日子是那一天？

葉 他是那年七月五日死的。

姜 一些也不錯。我也調查過的，但是這裏發生了一件古怪的事情，——（掏出一張紙來）——我不明白。

葉 什麼古怪的事情？

姜 莊太太，那古怪的事情就是，你父親死了三天纔在這張紙上簽的字。

葉 什麼——我不明白——

姜 你父親是七月五日死的，但是你瞧這裏，他簽字的日期，卻是八日！莊太太，你說古怪不古怪？

（安撫不聲）你說得出這裏面的道理嗎？並且還有一處使人懷疑的地方，那年分和七月八日幾個字的筆跡並不是你父親的親筆，那代寫的人我都知道。這些地方也還不要緊，也許你父親因為病重簽了字忘記填了日期，別人在沒有得着他的死訊以前胡亂地替他填了

一個，這並不算得一回事，關係卻在這個簽字上頭呢，莊太太簽的字不用說得是真的，真是你父親的親筆嗎？

葉 (過了半晌，仰起頭來，恨恨地看着姜。) 不是的，「我」替父親簽的字。

姜 啊！太太，你可曉得承認那句話是很危險的？

葉 怎末樣？

姜 莊太太，你容我再問你一句話嗎？你爲什麼當時不把那張借據寄給你父親？

葉 那是絕對使不得的事情，那時候，父親病得很重，如果我要他簽字，我就不能不告訴他要錢做什麼用，但是他病得那樣厲害，我決不能把我丈夫的性命危險到萬分的信息去告訴他，——

姜 既然這樣，你爲什麼不取消那遷地養病的計劃。

葉 我怎麼能，我丈夫的性命要緊。

姜 你自己不知道你是欺騙我嗎？

葉 關於這一層，我並不在乎，我沒有顧到你，你知道我丈夫病得很重，你還千方百計的刁難我，我恨你極了。

姜 莊太太，你好像自己還不知道是犯了什麼罪似的。我老實對你說，我犯的那樁使我的名譽

葉 掃地的事，正和你做的恰是一樣，一些也不多，一些也不少。

葉 你難道你也冒險救過你妻子的性命嗎？

姜 （憤憤地）法律不管人的居心怎樣？

葉 照這樣說，這一定是笨法律。

姜 笨也罷，不笨也罷，假使我把這張東西拿到法庭上去，你就要照着法律處罪？

葉 我不相信，難道法律不許做女兒的想個法子免得她臨死的父親煩惱嗎？難道法律不許妻

子救她丈夫的性命嗎？我不大懂得法律，但是我想法律上總該有此條文可以容許這些事情。你是一個律師，你難道不知道嗎？姜先生，這麼看來，你一定是個無用的律師。

姜 也許是罷，但是這種事情，我還懂得。莊太太，請你細細考慮考慮，隨你的意去做也罷！不過我預先留一句話給你，我假使再鬧到身敗名裂，你也要陪着我。（很恭敬地一鞠躬）再見。（出去）

葉 （站着出了一會神，把頭一點）哼！他想恐嚇我，我不那麼傻。但是——不要緊，我是爲了愛情纔做

的。（忽然覺得不安起來，走幾步又停下來，沉思，慢慢地把方才與小安那表演打仗的戰具收拾好，拿起飛機呆看。）

不行！（丟了飛機，走到廳門口，喊道）王媽！王媽！趕快預備中飯，時候不早了。（走回桌邊，開了抽屜，又復

停住）決不會有的事情！決不會有的事情！（把放在桌上的一個較小的紙包打開，裏面是些紙花，裝在壁

上用的，她慢慢地一邊尋找適當的地方，一邊插上。）沒有什麼可怕！我一定要想盡方法使家庭快

活，

(莊永年從外門走進來，拿着一束文件。)

葉 哦，這麼快回來了嗎？

莊 是的！有人到這裏來過沒有？

葉 這裏沒有。

莊 奇怪，我親眼看見姜恆甫從這兒出去。

葉 真的嗎？哦，不錯，想起來了，他來過一會兒的。

莊 安娜，是不是他來求你替他說幾句好話？

葉 是的。

莊 他有沒有教你假裝這是你自己的意思，並且不要把他到這裏來過的事情告訴我嗎？

葉 永年，是的。——但是——

莊 安娜，你居然做出這種事來！和這種人談話，還允許他事情並且還說謊話來騙我！

葉 說謊嗎？

莊 你不是說沒有人到此地來嗎？(舉起手指恐嚇她)我的小鳥兒，以後再不許這樣做。(稍停，抱着

她)你說是不是我知道是的。(放開她)好！不要提它。(在火爐邊坐下)在這兒坐着，真是又清

靜又舒服。(翻着文件)

葉 (插着花,一會,嘆道)永年!

莊 做什麼?

葉 我巴望着後天梅太太家裏的跳舞會呢!

莊 可是我都想着你的驚人的表演呢!

葉 哦,真把我煩死。

莊 爲什麼?

葉 我實在想不出什麼來,無論什麼都覺得沒有意思。

莊 安娜居然也會這樣覺得嗎?

葉 (站在永年沙發背後,兩臂擱在沙發背上)永年,你還是很忙嗎?

莊 唔——

葉 那些是什麼?

莊 公事。

葉 是銀行的公事嗎?

莊 是的。



葉 已經開始辦公了嗎？

莊 還沒有，不過我想要更動些辦事人員，這些事情要趁早預備。

葉 那就不能怪可憐的姜恆甫要這樣着急了——  
莊 哼。

葉 （慢慢地撫摩她丈夫的頭髮） 永年，我還要和你討個大大的人情呢，  
莊 什麼人情？

葉 什麼人也不能比得上你的審美能力，我想在跳舞會裏打扮得好看些。永年，你能替我作主  
扮個什麼角色，穿着什麼樣兒的裝束嗎？

莊 啊哈！你難道不任性起來了，居然會沒有主意求起人來了嗎？

葉 永年，你不幫助我想法子，我就沒法想了。

莊 好的，好的，我一定得替你想法子，一會兒就會想出來的。

葉 謝謝你，（走開去，看花） 那紙花多麼好看。——告訴我永年，姜恆甫是不是一個很糟的人？  
莊 假造文書，一句話就包括盡了，你懂得這回事嗎？

葉 他也許是實在不得已纔做的罷！

莊 也許像別的人一樣是出於鹵莽，我決不爲了一件事就決定一個人的好壞。

葉 永年，不會的，一定不會的。

莊 假使有罪的人肯認罪就罰，他可以重新向上。

葉 罰——？

莊 可是姜恆甫卻沒有受過罰，他用種種詭計來規避法律，所以這個人的品行就不可救藥了。

葉 你以為——？

莊 你想，一個人良心上有了這種犯罪的事情，怎麼能一天到晚的說謊騙人，那種人，不論對誰，就是對着妻子兒女，也祇好戴着一付假面具。安娜，這種事情，可怕的地方，就是使兒女們受罪。

葉 爲什麼呢？

莊 你知道，這樣一來，家庭生活處處都沾了毒氣，小孩子們便呼吸這種毒氣。

葉 當真——

莊 我做了幾年律師，這類事情看夠了，差不多年輕人犯罪的案子都可以推原到欺詐的母親身上去。

葉 爲什麼一定是做母親的呢？

莊 自然做父親的影響也是一樣，不過尋常大概是從做母親的方面來的。我們律師公會的人

都知道，這個姜恆甫這幾年來一味的欺騙行詐正是害他自己的孩子，所以我說他不可救藥了。並且他還造我的謠言，說我甘心接受不明來歷的資本投資到我們的銀行裏來，我知道，這是姜恆甫存心要陷害我。安娜！你不懂得這些事情，我希望你答應我不替他辯護。我告訴你，我要和他同事，實在辦不到，和這種人接近使我身體上感受到一種不舒服。

(離開火爐走) 這兒好熱。

莊 (站起來) 我想在中飯前做完這點事，並且我還想替你設計衣服，或者我還可以想出怎麼樣使你開心的玩意兒來，我們今天晚上過得快活一點——(把手放在安娜頭上) 我的寶貝！  
(走進自己的書室去)

葉 (停一回，低聲) 沒有的事！一定沒有的事！

王 (在門口) 少奶奶，小安娜吵着要來呢！

葉 不行，不行，不要讓她到我這兒來！你叫奶媽管着她。

王 是！(關門)

葉 (很驚嚇似地) 教壞我的孩子！貽害我的家庭！(把頭一仰) 靠不住的話！(壓低) 決不會有的事！

幕

## 第二幕

景同第一幕。

窗邊長几上供着的蠟燭點剩三分之一，長几兩旁和後壁旁的四隻中式靠椅都覆着朱紅緞子的椅披。是第一幕後一天傍晚。雪花已經停飛了。

安娜出門用的圍巾絲絨大衣堆在沙發上，她獨自在屋子裏很心煩的走來走去，忽然在沙發前站住，拿起大衣來。

葉

（丟下外套）有人來了！（走到門口去聽）沒有人，天晚了，不會有人來的，但是也許——（開門往外看）——信箱裏沒有東西，空着——（關好門，繼續踱着）他不會做出什麼事來的，不會的

——這種事情不會發生的，決沒有的事，我也有孩子呢！

（王媽拿着一隻大紙匣從左壁前面的門進來。）

王 少奶奶，我到底把這隻紙箱子找着了。

葉 把它放在桌子上。

王 恐怕裏頭弄得很亂了。

葉 我恨不得把它撕得粉碎！

王 很容易整理的，只要有耐性。我來替小姐整理——

葉 不要，我要去請林小姐來幫我的忙。

王 少奶奶，還要出去嗎？天這樣冷，你又要受凍害病了。

葉 再壞的事情恐怕還有小安娜在做什麼？

王 奶媽帶着她，她在玩飛機呢！

葉 她找我嗎？

王 她常常是同媽媽在一塊慣了的，她已經找了好幾次呢！

葉 不錯！以後，我想做點事情，恐怕不能常常同她在一處了。

王 小安娜不哭不吵，什麼事情都會慣的。

葉 真的嗎？你相信我有一天走得遠遠的，她會忘記我嗎？

王 哎喲！什麼話！走得遠遠的——

葉 王媽，我時常想起來不明白，你怎麼能捨得把自己的孩子給不相干的生人？

王 家裏窮，我要出來幫人家，就不能不這樣了。

葉 但是你怎麼能下那種決心呢？

王 一個苦命的女人祇好遷就些，我那壞良心的男人一些也不管我。

葉 你的女兒現在一定把你忘了。

王 她現在有十八歲了，啊！小姐，真也奇怪，她倒沒有忘記我，還是她親生的娘，她還常常帶訊給我呢！

葉 你想，小安娜會不會忘記我呢？

王 不會的，——

葉 王媽，你一直沒有回家去過嗎？

王 我不想着回去，我不要見他們——

葉 王媽，我真感謝你，我小的時候，你待我很好。我出嫁了，你又跟着我，——

王 算起來也有十五年了，小姐，你還記得，從太太死了之後，我就一直照顧着你，看着你一年年的長大起來，看着你結婚，看着你生小安娜，一直到現在，我真快活——

葉 王媽，（感動地）你待我像母親一樣。

王 像小姐這樣，我願意服侍你一輩子，照顧你一輩子。

葉 如果我做小安娜沒有別人照顧她，我知道你一定——胡說胡說！（開紙箱）王媽！好，你去罷，預備開晚飯，等他們來了，就要開飯的。你關照奶媽，不要帶小安娜上我這兒來，我要——明天你看我打扮得多好看罷！

王 (含笑地) 我知道別人一定沒有你這樣漂亮。(邁左邊前面的門裏去了。)

葉 (從箱子裏把衣服拿出來，接着又把他丟下。) 但願我有胆子離開這裏，並且沒有事情發生——不會的，祇消不去想它。(翻着衣服) 好一身軍服！(繼續翻着) 好手套！好手套！忘了它，忘了它！一，二，三，四，五，六——(叫喊) 哦，他們來了。(走到門口，狐疑不定的站住。林洗清從外邊進來。)

葉 哦！洗清，原來是你，沒有別人嗎？你來得正巧，你爲什麼這麼晚才來呢！

林 我聽說你到我那裏去了。

葉 不錯，我路過那裏。我有些事一定要你幫忙，來，我們還是坐在火爐邊談，你爲什麼不把大衣脫了，(幫着她脫下大衣) 明天晚上梅太太家裏舉行跳舞會，你說我應該參加什麼？

林 你自己怎麼想呢？

葉 我想穿一身男裝，並且是一身漂亮的軍裝，洗清，你怎麼不記得從前在學校裏，我時常穿西裝褲的。

林 哦——你穿起來總比別人像樣些。

葉 但是永年却要我打扮一個虞姬，還要穿古裝，去表演我在北平學來的舞劍。

林 哦——很好的一套。

葉 是的，是永年的意思，你瞧，就是那套衣服，永年在北平替我做的，現在已經舊了。

林 那麼你表演那一種呢？最好兩種都來，永年看看你的劍舞，讓我再看看你的英勇的儀態！

——安娜，你還記得我們那些老同學嗎？

葉 有的還記得，有的簡直忘了。

林 我看見你的軍裝，不知不覺的就會想起來，安娜，有幾個現在真的穿上軍裝了呢，

葉 真的？

林 並且做了不少的事情。——唔！安娜，（走至桌邊）你的古裝——

葉 （跟着走至桌邊）我本來討厭那些古裝，我學舞劍，不過是玩玩罷了，那也是永年的意思！

——現在，我想還是順從永年的意思好，洗清，你知道，隨便什麼我總是儘可能的順從他，因為我總把家庭的幸福比我自己的幸福看得重。（起來，翻着那件古裝）已經壞了，不知道——

林 我們就可以把它弄好的。不過上面的零碎東西有些地方脫了綫罷了。你有針線沒有？這兒有。

葉 費心得很！

林 （縫紉）安娜，明天你就要打扮這裝束嗎？我要告訴你——明天我要來看你這漂亮樣子。我還忘記謝謝你昨天晚上給我的快樂呢。

葉 （站起來，走過去）

哦！昨天，昨天並不像尋常似的快樂，洗清，你應該早來幾天，永年是有使家



庭快樂美滿的方法。

林 我覺得你也有的，不然，你就不是你父親的女兒了。這位李醫生無論什麼時候都像昨天晚上那樣不高興嗎？

葉 不是的，昨天晚上格外看得出。你要知道，他真可憐，害了一種很可怕的病，叫作脊骨癆。人家說他父親是個無所不爲的荒唐鬼，所以他的兒子從小就有病。

林 (把手裏縫的衣服丟在手上) 安娜，但是你怎麼會知道這些事情呢？

葉 (走來走去) 一個人有了孩子，有時候就會和一些經驗多而懂得醫道的女人談談種種的事情。

林 (略頓) 李醫生天天到裏來嗎？

葉 他從小孩子的時候就是永年頂親密的朋友，並且和我也很要好，李醫生可算是我們的自己人了。

林 他這人靠得住嗎？我是說要問他喜歡奉迎人嗎？

葉 不，恰是相反。你爲什麼問出這句話來？

林 昨天你替我介紹的時候，他說久仰，久仰，但是我後來一留心，覺得你的丈夫一些也不認識我，李醫生怎麼會——？

葉 洗清，他並沒有說錯，你想，永年，把我愛得形容不出，要我把整個人都給他。我們剛結婚的時候，甚致於我一提起從前的老朋友，他就要妒忌，所以我自然不提了。但是李醫生卻歡喜聽我說從前的事情，所以我也時常對他講。

林 安娜聽我說許多地方你還是個孩子，我年紀比你大，閱歷也比你多些，我有一句話要和你說，你和李醫生這些事情應該撇開才是。

葉 撇開什麼？

林 撇開這樁事。昨天你說有一個愛慕你的財主答應替你弄錢——

葉 不錯，不幸沒有真的這樣一個人。底下怎麼樣？

林 李醫生有錢沒有？

葉 他有錢。

林 沒有人靠他過日子嗎？

葉 沒有。但是——

林 他天天到這裏來？

葉 不錯，我方纔告訴過你了。

林 他做事怎麼這樣不檢點？

葉 你說的話，我一些也不懂。

林 安娜，不要裝糊塗。你以為我猜不出那借給你二千塊錢的人嗎？

葉 你怎麼會說出這些話來？一個天天來的朋友！那個情形豈不叫人難堪嗎！

林 這樣說來，當真不是他？

葉 當真不是。我從來不曾想到。——況且那時候他也沒有錢，他後來纔得的遺產。

林 安娜，我想那正是你的運氣。

葉 不見得，我從來不曾想問李醫生——但是我卻拿得穩，如果我——

林 自然你不會的。

葉 自然不會，況且也不是必須的。但是我卻拿得穩，如果我和李醫生開口——

林 瞞着你丈夫？

葉 我必須把另外一件事情也弄清楚，那也是瞞着他的。我一定要把他弄清楚。

林 是的，我昨天也和你說過，但是——

葉 (走來走去) 男子辦這些事情比女子能幹得多。

林 是的，自己的丈夫。

葉 不(立定) 錢都還清了，借據就可以拿回來的。

林 那還用說。

葉 並且可以把那張醜害人東西撕成粉碎，丟在火裏燒了！

林 (兩眼注定安娜，放下針線，慢慢地站起來。) 安娜，你有專瞞着我呢。

葉 你從我臉上看得出來嗎？

林 從昨天上午起一定出了什麼事情。安娜，告訴我什麼事情？

葉 (走向她) 洗清——(細聽) 不要做聲，永年回家來了，你暫時到裏邊去坐一坐，好不好？永年

最恨看見人家做衣服，教奶媽幫着你就是。

林 (理了些東西) 可以，但是你不把那件事完全告訴我，我是不去的。

(莊永年從外邊進來的時候，林洗清從側門出去。)

葉 (跑過去迎她丈夫) 永年，怎麼今天回來這麼晚？

莊 剛纔那是裁縫嗎？

葉 不是，是洗清，她幫我整理舞劍的衣服呢。你等着看我的漂亮打扮罷。

莊 我出的主意好不好？

葉 好極了，我依你舞一回劍，不也好嗎？

莊 你好！依你自己的丈夫也算得好嗎？小鳥兒，我知道你是說着玩的，但是現在我不來攪你，我

知道你等着要試穿衣服呢！

葉 你要去做事，是不是？

莊 是的。（給她看一疊紙）你瞧，我纔從行裏來，——（向書房走去）

永年。

莊 （停住）什麼事？

葉 假使我求你一點事情——

莊 唔？

葉 你肯答應不肯？

莊 我一定先要知道是什麼事。

葉 假使你肯答應，——

莊 你只管直說罷！安娜，你不是指你在今天早晨想說的事？

葉 （走近些）永年，正是的，我求你答應！

莊 你真有膽量再提起那件事嗎？

葉 是的，是的，爲了我的原故，你一定要讓姜恆甫保住他在銀行裏的位置。

莊 安娜，我預備給胡太太的就是他的位置。

葉 不錯，應該謝謝你。但是你可以留着姜恆甫，開除一個別的職員。

莊 你真是任性到極點了！因為你隨隨便便的答應了他替他說話，我就去——

葉 永年，不是爲着什麼，都是爲着你自己。這個人是幾家最好造謠的報紙的特約記者，都是你

自己說的。他能和你作對個不停，我怕得很厲害——

莊 哦！我明白了，你想起從前的事情，所以怕起來了。

葉 什麼話？

莊 你一定想起了你的父親。

葉 不消說得，是的。你想當時那些人造我父親的謠言，如果沒有你去調查那件事情幫我父親的忙，他們一定把我父親攻掉了。

莊 我的安娜，你父親和我兩個人，真是大大的不相同。你父親並不是完全沒有可以指摘的地方，而我卻沒有，並且希望永遠沒有。

葉 但是沒有人防得住那些小人的詭計。永年，我們現在可以快快活活，安安靜靜的同着小安娜在這美滿舒適的家庭裏過日子了。所以我求你——

莊 可是，安娜——正因為你替他辯護，所以我不能再用地，並且銀行裏已經傳遍了，我要辭退姜恆甫的消息，假使傳到外邊去，這個新行長被他的妻子在指頭上弄來弄去——

葉 怎麼樣？

莊 啊！沒有什麼，假使我聽了你的任性的要求——我把我自己做成一個同事們說笑話的資  
料，讓大家說我不能拒絕各種外來的力量？你不信看着，我不久就要受影響。——另外還有  
一個我不能和姜恆甫同事的原因？

葉 什麼原因？

莊 他品行上的缺點，在不得已的時候我也許可以不計較——

葉 永年，當真嗎？

莊 並且我還聽說他辦事很好。但是他是我大學的同學，我們兩個人當初有一種，後來常要使  
人後悔的交情，我索性都說了罷，——他直喊我的名字，別人在旁邊，他也不管，他喜歡裝出  
和我極熟的樣子，永年長永年短的叫個不休，我真是難過得不得了，照這樣子，我在銀行裏  
一定站不住腳。

葉 永年，你不是說笑話罷？

莊 不是，爲什麼要說笑話？

葉 這都是些沒有價值的理由。

莊 什麼！沒有價值！把我當作沒有價值嗎？

葉 永年，決不是的，正是因為如此我纔——

莊 不妨事，你說我的舉動沒有價值，我這人一定也沒有價值了，沒有價值好，——我們索性把這件事一筆勾消。（走近門口，喊）王媽！

葉 你要什麼？

莊 （在紙堆裏找信）結束這件事情。（王媽進來）把這封信交給信差，教他立刻送去，信上有地址。

王 是了！（拿着信出去）

莊 順任性的太太。

葉 （呆呆的）永年，那是什麼信？

莊 辭退姜恆甫的信。

葉 永年，把他叫回來還來得及呢。永年，把他叫回來爲我，爲你自己，爲小安娜！永年，你聽見沒有？趕快！你不知道那封信要惹出什麼禍來。

莊 來不及了。

葉 不錯，來不及了。

莊 安娜！雖然你這種過慮決不能算恭維我，我一定能原諒你。爲什麼你以爲我怕一個造謠的小人？但是我仍舊原諒你，因爲那是你十分愛我的證據。（走近她）安娜，應該是這樣做的，什



麼事都不怕，到了緊急關頭，我自有膽力去應付。你瞧着罷，我的兩隻肩膀足可以拋得起那付重擔子。

葉

（吃驚）你說什麼？

莊

我說一付重擔子。

葉

你一個人——那萬萬使不得！

莊

也好，安娜，我們夫婦倆分着排罷，那是應該的。（撫慰她）現在你覺得滿意了罷？不要這樣呆着，告訴你，什麼事情都是好對付的，不要胡思亂想。現在你可以練習練習你的舞劍了，我去做完一點事，你放心罷，不要緊的，我會把兩邊的門都關好，什麼聲音都聽不見，你無論有多大的聲音也不妨事。（走至書室門口，轉過身）如果李醫生來，就告訴他我在什麼地方。（他笑了笑，帶着文件走進去，把門關上。）

葉

（嚇得糊裏糊塗，站在那裏好像腳底下生了根似的，低聲說着）怎麼辦呢？……他要做的，不錯，他要做的。無論如何，他要做的，使不得，使不得，一定使不得，別的事都使得，惟有那種事使不得！總要想個脫身的法子，教我怎麼好呢？——真想不到有這麼麻煩，——（門鈴響）還是找李醫生——李醫生——無論什麼都比——（她把手蒙在臉上，打起精神，走過去開門。李醫生正在外邊掛他的大衣。）李醫生，你好。我一聽門鈴響，就知道是你。（稍停）你暫時不要到永年那裏去，他忙得

很呢！

李 你呢？（走進來，把門關好。）

葉 我爲你，我總是有空。

李 多謝你，你的盛情厚意我能享受一天是一天。

葉 你說什麼？享受一天是一天？

李 正是。你聽了害怕嗎？

葉 我覺得這話很蹊蹺，你覺得有什麼事要發生嗎？

李 我早預備下了，不過想不到來得這麼快——

葉 （一把抓住了他的臂）你發現了什麼事？李醫生，你一定要告訴我？

李 （在火爐旁坐下）我已經沒法子救了。

葉 （倒抽了一大口氣）是你嗎？

李 不是我是那一個？我何必欺騙自己呢？我自己是我所有的病人中間的最苦的人。前幾天我

在那裏計算我的生命的賬——算下來是破產，恐怕不到一個月，我就埋在墳裏爛起來了。

葉 啊！你說得那麼可怕！

李 這件事本來就可怕，頂糟的是，先要經過許多別種可怕的事情纔能到最後一步呢！現在祇

消再經過一次檢查，我就可以知道我的末日是在什麼時候。安娜！我有一句話要叮囑你——永年的膽子最小，頂怕這種事情，我不要他到我病房裏來——

但是，李醫生——

李 我不要他來，並不是爲我！我要關起門來拒絕他，（稍停）等我確實知道了，我就立刻送一張畫着黑框的名片給你，那時候你就可以曉得我的末日到了。

葉 李醫生，你趕嗎說出那麼可怕的話來，你真是胡鬧，我很盼望你高興些——

李 死在臨頭，還高興嗎？這是代人受罪，還有什麼情理可說？無論那家人家，你細細的去打聽都有這種慘酷的報應——

葉 （用雙手掩着耳朵）胡說！胡說！高興些！

李 這件事情實在只值得被人家恥笑。我這無辜的脊骨祇好替我父親的荒唐行爲去贖罪——

葉 他是不是喜歡亂吃東西，真可憐，想不到這許多好吃的東西會傷害那脊骨。

李 最可憐的是那倒霉的脊骨並不會得到他們什麼好處！——

葉 那是最不幸的事情。

李 （凝神看着安娜）哼！——

葉 (等了一等) 方纔你笑什麼?

李 我沒有笑,是你笑的。

葉 李醫生,我沒有笑,是你笑的。

李 (站起來) 從前我竟不曾看透你。

葉 今天我有些和從前不同嗎?

李 彷彿是的。

葉 李醫生,即使你死了,永年和我也忘不了你。

李 你們不久就要忘記我的。不在面前的人容易被忘記。

葉 (很着急地看着他) 當真嗎?

李 一結交新朋友,就——

葉 誰結交新朋友?

李 我死了,你和永年就要如此做了。我覺得你已經在那裏趕早預備了,——那個胡太太昨天

在此地做什麼事?

葉 哦!你是不是妒忌那可憐的洗清?

李 是的,將來她要在這屋子裏做我的候補,我一死,這個女人就搬進來住——

葉 住嘴！不要這樣高聲地在裏頭。

李 今天又來了！你看！

葉 她不過是來替我收拾衣服的，——你趕嗎？這麼不講理！——（坐在搖椅上去）李醫生，好好的，明天你看我舞劍，你心裏祇當作我這些事情都是爲你，——不用說得也是爲永年，（從箱子裏拿出各種東西來）李醫生，坐在這裏，我給你東西看。

李 （坐下）什麼東西？

葉 你看！

李 絲襪子。

葉 肉色的，可愛不可愛？現在天色已經黑了，明天，——不，不，——

李 嘿——

葉 你仔細的做什麼呢？這襪子和我不配稱嗎？

李 這些地方，我是沒有福氣了。

葉 （看了他半晌）不害羞！（把襪子捲好）

李 還有什麼別的新鮮玩意兒給我瞧？

葉 不給你瞧了，因爲你不老實。（一面輕輕的哼着，一面在那裏翻東西）

李 (停了半晌) 我在這裏坐着同你談天的時候，我實在想不出——假使我一直不會到過這兒來，不知道我這人會變成個什麼樣子。

葉 (微笑) 不錯，我覺得你很慣和我們在一處。

李 (聲音更低，一直望着) 現在我祇得一齊丟開——

葉 胡說，你不會離開我們的。

李 連一點感謝的紀念都不能留下，幾乎連給人們嘆息一聲的資料都沒有。

葉 如果我問你要——不，

李 要什麼？

葉 要一種你和我們要好的大證據。

李 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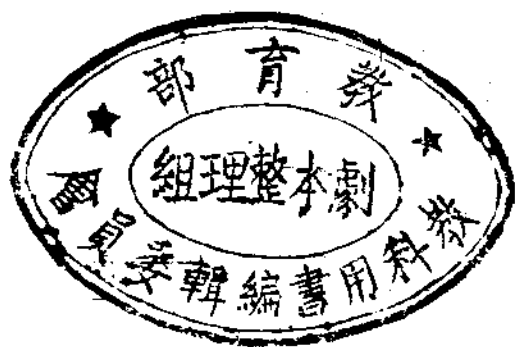
葉 一件很難，很難的事情。

李 你真肯使我這樣快活一次嗎？

葉 你不知道是什麼事。

李 那麼，請你直說。

李 醫生，我真不能出口，這是一件異常重大的事情，不但要請你出力，並且還要請你幫忙想



主意

李 那更好了，不過我猜不出你說的是什麼事，你說下去，你信得過我嗎？

葉 我最相信你。我知道你是我最靠得住，最要好的朋友，所以我肯告訴你，李醫生，我有一件事，

你必須要幫我防止——，你知道永年是怎樣的愛我，他爲我犧牲性命，絲毫沒有顧惜。

李 安娜，你以爲世上的人祇有他才肯——？

葉 (徵徵一驚) 肯——？

李 肯甘心替你死嗎？

葉 (很傷心地嘆着) 唉！

李 安娜，我已經發過誓在我死的以前要使你<sub>知道</sub>，安娜，現在我已經和你說過了，你也知道，你儘管可以放心相信我了。

葉 (站起來，故作鎮靜地) 請你讓我走過去。

李 (讓她過去，但是仍舊坐着不動) 安娜——

葉 (走至門口) 王媽，預備開晚飯了。(走到火爐邊去) 李醫生，你太不應該。

李 (站起來) 我愛你，愛得和——旁人一樣，那是不應該嗎？

葉 我不是說那個，我說你不應該告訴我，實在不必——

李 什麼！從前你知道？

王 (進來) 小姐，晚飯開在裏邊，還是開在這裏。

葉 開在裏邊罷，省事一點。(王媽出)

李 安娜——莊太太——我問你，從前你知道嗎？

葉 我怎麼會曉得我知道什麼不知道？我實在說不出——李醫生，你怎麼會這樣笨？向來都是好好的。

李 可是我——無論如何，你現在知道我這人完全由你驅使。現在你往下說罷！

葉 (看着他) 往下說，現在？

李 請你告訴我你要做的事情。

葉 現在我不能告訴你了。

李 不錯，你不要用那種方法對付我。無論什麼事都讓我自動地替你去，像個男子漢模樣。

葉 現在我不要你幫忙了，你將來一定知道這不過是我一時的胡想。(坐着，看着他) 李醫生，你現在應該走了。

李 不——但是我也許應該去了——永遠去了。

葉 那一定使不得，你應該照平日這樣自由地來去，永年沒有你不行。



李 可是你呢？

葉 你知道我沒有時候不歡迎你來。

李 那正是使我迷惑的地方。你真是我的一個猜不透的啞謎兒。我有時候常常覺得你願意和

我在一處幾乎同願意和永年在一處一樣。

葉 不錯，你不知道嗎？一個人有心裏愛的人，有喜歡交談的人。

李 你說得很有道理。

葉 我沒有結婚的時候，我心裏最愛的自然是爸爸。但是我時常喜歡偷偷地到女傭人的屋子裏去；第一，因為她們從來不教訓我；第二，聽她們談話很有趣味。

李 哪！我明白了，我處的就是她們的地位。

葉 (跳起來) 啊，李醫生，我並不是這個意思。你知道永年和爸爸一樣——  
(王媽從外門進來)

王 小姐，——(低聲說了幾句話，遞給她一張名片)

葉 (看名片) 啊！——(把名片揣在衣袋裏)

李 出了什麼事？

葉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爲了——爲了我的新衣服。

李 你的衣服，不是在那邊嗎？

葉 哦，那一件——這又是另外一件，我去定做的，千萬不要讓永年曉得——

李 哈哈！原來是這樣一件瞞人的事情。

葉 是的，現在你可以到永年書房裏去了，絆住他，不要他走出來，我在這裏——

李 不要着急，我不會放他逃走的。（走進書房去）

葉 （向王媽）他在廚房裏等嗎？

王 是的，他從後門進來的。

葉 你告訴過他我有事嗎？

王 說過的，但是不中用。

葉 他不肯去嗎？

王 小姐，他說要見着你纔肯去呢。

葉 那麼，讓他進來罷，但是輕輕的。王媽，不要聲張這件事，少爺知道要吃驚的。

王 知道了，我明白。（出）

葉 來了！那可怕的事情到底來了！不是，不是，不會來的，不容許他來的。（她急急地走近永年的書室門前，聽一回，把門鎖上，神稍安定。王媽替姜恆甫開了外邊的門，等他走了進來，然後關好。安撫迎着過去。）

請你說話

放低些我丈夫在家。

姜 是了。那和我不相干。

葉 你來做什麼？

姜 說幾句話？

葉 什麼事？

姜 你想必知道我已經被你丈夫辭退了。

葉 姜先生，我實在沒有法子，我始終極力幫助你，但是仍舊無濟於事。

姜 你丈夫是這樣不把你放在心上嗎？他明知道你在我掌握之中，還敢——

葉 你怎麼想我會告訴他呢？

姜 我沒有這樣想，我的同學莊永年本不像是那樣膽量的。

葉 姜先生，請你尊重我丈夫一點。

姜 當然應該尊重。我看你這樣着急要把這事守秘密，大約今天你對於你自己所做的事情比

昨天明白一點了。

葉 比你講給我聽的還明白。

姜 是的，像我這樣一個不中用的律師。

葉 你預備做什麼？

姜 莊太太特地來望望你。我替你盤算了整整的一天，我雖然是個放債的人，人人都說我是個在報上造謠言的人——像我這樣一個人——我自信也有一點人家所說的心肝。

葉 有就拿出來替我的孩子想想。

姜 可是你和你丈夫可曾想到我的孩子嗎？已經如此，也就不必多說了。我現在要告訴你的話，祇是你不必把這件事情看得太認真，目前我決不宣佈。

葉 自然宣佈不得，我也料定你是不會的。

姜 這件事情很可以和平解決，不必讓旁人知道，只有我們三個人曉得。

葉 可是萬不能使我丈夫曉得。

姜 你怎麼做得到？——你能把剩餘的數目還清嗎？

葉 一時卻做不到。

姜 這幾天裏頭你有方法弄到那筆錢嗎？

葉 可是我，我沒有方法——

姜 即使你有方法，現在也不中用了。你無論給我多少錢，我也不肯把你的借據交還你。  
葉 你留它做什麼用？

姜 我不過把它留着，藏在我的手裏，不讓旁人知道這件事情，所以你如果有什麼驚人的計劃——

葉 怎麼樣？

姜 如果你打算丟下你的丈夫和孩子——

葉 又怎麼樣？

姜 或者如果你想做——更比這個厲害的事情——

葉 你怎麼會曉得？

姜 請你把那些事情一齊丟開。

葉 (驚慌地) 你怎麼會曉得我心裏的事情？

姜 差不多大家都是先想到這一步，當初我也想到的，不過沒有膽量——

葉 (聲音都像沒有了) 我也沒有！

姜 (放心) 沒有這種膽量，你也沒有，是不是？

葉 我沒有，我沒有，

姜 況且也很笨。這不過是家庭裏的一場風波罷了，不久就會平靜的。我身上帶着一封給你丈夫的信——

葉 把這件事統統告訴他嗎？

姜 信裏頭竭力替你減輕關係。

葉 (緊接) 不能給他看那封信，把它撕了，我去想法子弄錢——

姜 莊太太對不起得很，我記得已經對你說過——

葉 哦！我不是說我欠你的款子。告訴我你想問我丈夫要多少錢，我去想法子弄來。

姜 我並不要你丈夫的錢。

葉 那麼你要什麼？

姜 讓我來告訴你。告訴你，我想恢復我在社會上的地位。我想爬上去，你丈夫一定要幫我的忙，才是。以前這二年裏頭我一些壞事都不會做，雖然日子苦得很，但是我耐着性一步一步的掙扎上去。可是，現在我又被人推下來了，現在假使只是僅僅的做個人情許我回到原來的地位，我也不能罷休，我一心一意要想爬，我一定要回到銀行裏去得一個比從前更高的位置，我要你丈夫特別爲我添設一個位置——

葉 他不肯做的！

姜 他肯做，我知道他那個人，他沒有膽子敢抗拒人家！等到他和我做了同事，你瞧着罷！保你不到一年工夫，他就少不得我了，到那時候做銀行經理的不是莊永年，而是姜恆甫了。

葉 不會有的事情。

姜 你也許還不信？

葉 (鎮定一回) 現在我有膽子去做了。

姜 你不要嚇我！像你這樣一個嬌生慣養的弱女子——

葉 你看着罷，你看着罷！

姜 大不了你不過是躲藏起來，可是你也會想到終身的幸福，快樂的生活——

葉 你以為——你這樣嚇我，我就不敢了嗎？

姜 莊太太這樣笨的事情，做了又有什麼好處呢？你的丈夫已經完全在我的衣袋裏了。

葉 以後——假使我不在呢？

姜 你忘記了，你的名譽也在我的手裏嗎？(安娜祇是看着他) 現在你預備了沒有？你的丈夫接到

我的信，我希望他就有覆信給我。你記着逼我重新走這條路的就是你丈夫自己。這一層我

決不饒過他。並且我還得告訴你，這個銀行的新股本，有些靠不住，我知道你的丈夫也沒有

辦法對付這一種外來的壓力。莊太太，我們後會有期。(從外門出去。)

葉 靠不住的話，我丈夫也沒有辦法——我丈夫竟會做這種事？他是個有體面的人，不會的，不

會犧牲自己的名譽的。(安娜跑到門口，把門開了一點，仔細聽着。) 他走了，他不曾把信丟在信箱裏，

他不會這樣做的。(把門漸漸開大) 什麼!他站在那裏,不走,難道他變了主意了嗎?他——?

(一封信丟進信箱,姜恆甫的脚步聲音漸漸遠了。安娜低低地叫了一聲「苦」跑到前面,半晌不做聲。)在信箱裏了!(蹶手蹶腳的走到門口) 在那裏呢?永年,永年,我們完了。

(拿着衣服從左邊進來) 都弄好了,我們把它試一試,好不好!

(聲音又啞又低) 洗清,你來——

(把衣服丟在沙發上) 什麼事?你好像很心亂的樣子。

來,你看見那封信嗎?在那邊,你看,從信箱的玻璃裏看。

不錯,不錯,我看見了。

那封信是姜恆甫的——

安娜,借錢給你的就是姜恆甫嗎?

是的,現在永年都要曉得了。

安娜,這樣比較的好,對於你們兩個,這是最有益處的辦法。

洗清,你還不會都曉得,我簽過一個假名字——

林 嚶呀!

葉 洗清,聽我講下去,你要替我證明——



林 怎麼樣證明——我證明什麼——？

葉 假使我瘋了——那是不能的事！

林 噯！

葉 或者假使發生不幸的事——或者我離開這裏——

林 安娜，安娜，你真是神經錯亂了！

葉 假使有人要把這個罪名都拉到他自己身上去——

林 是了，是了，但是你怎麼想得到——？

葉 洗清，那時候你要證明那是假的，我的神經一些也不錯亂，我自己說的話我都知道，那椿事

情完全是我自己一個人做的，別人一點都不知道，你記着，不要忘了。

林 我一定記着，但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葉 你怎麼會明白，那是一椿未來的奇事。

林 奇事？

葉 洗清，我想着——

林 你想幹什麼？

葉 我不能連累我的丈夫和我的孩子——

林 安娜，究竟你心裏想着些什麼？

葉 想——還沒有決定——

林 我當面去和姜恆甫講。

葉 不要走，他會給你吃虧的。

林 安娜，我們從前曾經有過一個時候無論什麼事情他都答應我。

葉 他嗎？

林 他住在什麼地方？

葉 啊！我怎麼知道——有了——（在衣袋裏摸）這是他的名片，但是那封信，那封信上他一定

寫着這些事情，他打算拿這件事來要挾我丈夫。

莊 （在裏邊敲門）安娜！

葉 （嚇得叫起來）嘎，什麼事？你要什麼？

莊 不要害怕，我不是要進來，你把門都鎖起來了，你在那裏試衣服嗎？

葉 不錯，不錯，我在這裏試衣服，永年，很配我的身材。

林 （看過名片）哦！他住得離這裏很近。

葉 但是不中用了，我們完了，信已經在信箱裏。

林 鑰匙在你丈夫手裏嗎？

葉 一刻都不離他的。

林 教姜恆甫想些推託的話把那封信原封不動的要回去。

葉 但是現在，永年每天都要看這信箱。

林 阻住他，想法子絆住他的身子，我儘快趕來。（急急忙忙從外門出去。）

葉 （開了永年的書室門，朝裏望。）永年！

莊 我可以來嗎？李醫生，我們去看看——（在門口）這是怎麼一回事？

葉 永年，什麼？

莊 李醫生教我準備看你的鑰頭。

李 （在門口）我以為是的，恐怕是我弄錯了。

葉 不到明天晚上，別人怎麼也看不見我的花樣。

莊 安娜，你像瘦乏了，是不是練習太辛苦了？

葉 不是的，我還沒有動手練習呢。

莊 但是你一定要練習練習——

葉 哦，是的，我要的，我要的。永年，但是沒有你的幫助不行，我完全忘了。

莊 一會兒就可以溫熱的。

葉 永年，很好，幫着我罷，你一定要答應我，我心裏真急。你今天晚上一定要把工夫完全給我一點別的事情都不許做，連筆都不許碰一碰，永年，答應我。

莊 我答應了，今天晚上，我完全做你的奴隸，可憐的小東西——！想起來了，我要去——（走到門外）

葉 你去做什麼？

莊 去看看有信沒有？

葉 永年，不要去。

莊 爲什麼不要去？

葉 永年，我求你不要去，沒有信在那裏。

莊 讓我去看一看。

（正在莊永年走過去的時候，安娜急急地把劍拿出來，舞動着。）

莊 （在門口立定）哈哈！

葉 如果今天你不看我練習練習，明天我便不能舞了。

莊 安娜，你當真心慌嗎？

葉 真的，慌得了不得！你摸摸我的心，（拉着莊永年的手放在自己胸口）是不是，跳得很厲害罷？讓我練習一次罷，晚飯前還來得及呢。永年，你坐下來替我拉胡琴，像從前一樣指點出錯的地方，讓我改正。

莊 好，我來。（坐下來，拿出胡琴，安娜很急忙地把一件披肩披上，舉起劍，很快地跳起來了。）

葉 拉啊！我要舞了！

（莊永年拉琴，安娜舞着，李醫生站在莊永年的身後。）

莊 慢些！慢些！

葉 不能慢了！

莊 安娜，不要這樣急！

葉 不能，不能，

莊 （忽停手）不行，不行，安娜，這樣不行。

葉 （豎起劍，大笑）我沒有和你說過嗎？

李 讓我來替她拉琴。

莊 （站起來）很好，你來罷，這樣，我可以好好地指點他了。

（李醫生坐下拉琴，安娜舞得更像狂的一般，莊永年在火爐旁時時矯正她，她好似沒有聽見，她頭髮也散了，自己並不

覺得，依然跳着。林洗滌走進來，站在門口呆看。

林  
呀——

葉  
（邊跳邊說）洗滌，我們在這裏很快樂呢！

莊  
安娜，你的舞法好像是把它當作生死關鍵似的。

葉  
本來是的。

莊  
李醫生，不要拉了，這真是胡鬧，停手罷！

（李醫生停手不拉，安娜也突然立定。）

葉  
（無力地倒在火爐旁的沙發椅裏）噢！累得很——

莊  
（走過去）我真不信，你怎麼都亂了。

葉  
你看啊！（心無放開）

莊  
你要重新學起來。

葉  
你看，你一定要陪着我練習到底，永年，你肯答應我不肯？

莊  
那是一定，一定。

葉  
從現在起一直到明天晚上，不到後天朝上，除了我你心裏不許想別的東西，你不許做一些事，不許看封信，也不許去看信箱。

莊 你現在還怕那個人有什麼——

葉 是的，我怕。

莊 安娜，我從你臉上看出來，信箱裏是不是有一封他寫來的信。

葉 我不知道，大約是的。但是現在你不要看什麼東西，一切事情未定以前，不要讓煩惱來擾亂我們兩個人——

李 (低聲向莊) 你不要違拗她。

莊 好由你去罷，但是明天晚上跳舞會完了的時候——

葉 那時候你可以自由了。

王 (站在門口) 小姐，晚飯開在桌上了。

葉 王媽，我們要些酒，要熱些！

王 知道了，小姐。(出去)

葉 王媽，買些咖啡糖，要多些，祇這一次了。

莊 (抓住安娜的手) 不要這樣，聽我的話，仍舊好好地做我的小鳥兒。

葉 我聽就是。到裏頭去罷！李醫生，你也去洗清，你幫我頭髮理起來！

李 (邊走) 沒有什麼事麼？沒有什麼——？

莊 一些事也沒有。不過就是和你說過的那無意識的顧慮。(兩人一同離去)

葉 怎麼樣?

林 他出去了。

葉 方纔我看你的臉色已經猜着了。

林 他家裏人說要明天晚上才能回家。我留了一個字條給他。

葉 洗清，他不應該這樣做，事情應該聽其自然。我總覺得現在的生活太不自由了——

林 你想——

葉 這幾年來我好像做了一個夢，一個很長的夢，洗清，你看，我的脾氣沒有了，可是勇氣也快消失了。

林 你不要想得這樣消極，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替你做到——

葉 哦！我倒並沒有往消極方面想，我是打算恢復我從前的性情，我想等那「奇事」來也很有意思。

林 你等什麼？

葉 你會知道的。到裏頭去罷，我就來了。

(林洗清走進去，安穩獨自立了半晌，定定神，伸手看錶。)



葉

七點，到半夜還有五點，到明天半夜再加二十四點，不再加五點，二十九點，那時候同樂會也散了，二十九點加五點？還可以得三十四點鐘。（頓低下來，很傷感地。）

莊

（在門口）安娜，大家等你呢？

葉

（急回頭，跑過去。）我在這兒呢！

——幕——

## 第三幕

佈景同前

第二幕後一日的深夜。

通走廊的門開着，屋裏只開了一隻燈，光很淡薄。林洗清坐在火爐邊的沙發上，手裏翻着一本書，卻沒有心去看它。窗外皎潔的月光射進來映在外廳的壁上。

林 (看手錶) 還沒有來。——假使他老是不來—— (很不耐煩地站起身，走到大門口細聽，一會兒，又回來，走來走去，忽然在葉安娜的肖像畫前站定了，看得出神。)

王 (很輕地進來，站在門內。) 林小姐，要不要我到隔壁梅家去通知一聲？

林 (遲疑) 不，——不用，我想再等半點鐘，他們也該休息了。(王媽走進來收拾收拾，走近林身邊，收拾那些散在沙發椅上的雜誌的。——)

林 王媽，你還認得我嗎？

王 我現在知道是林小姐了，您前天來的時候，我還以為是生客呢，想不到原來是我們小姐的熟朋友，真難得，林小姐，多年不見了，您好！

林 日子過得真快，我們不見有六七年了。王媽，您一直沒有離開過安娜？

王 說起來也真奇怪，我實在捨不得離開林小姐，您是知道的，自從她母親故世之後，她不過十來歲，一直是我照顧她。

林 我知道，我是說，王媽，從小姐出嫁到現在，你一直跟着她嗎？

王 是的，沒有離開過。

林 有一年，他們不是到北平去養病，你也去嗎？

王 我也去的。

林 你們姑爺今天沒有出門過嗎？

王 一清朝就出門去了，直到利黑纔回家。

林 小姐呢？

王 下午出去過一次，一會兒就回來了。

林 你看小姐有什麼心事嗎？

王 她好像有點不舒服。

林 和你談過什麼話嗎？

王 今天沒有，昨天晚飯前，她好像說要走，要做事情，我也不大清楚。

林 下午，沒有客來過嗎？

王 沒有。

(靜片刻。)

王 林小姐，您沒有事了嗎？

林 沒有了，王媽，你去睡罷，他們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才歇呢，我不要緊，在這兒等一會兒。

(王媽出，把門帶上。)

林 怎末還不來，快十一點了。(站起來，走近門邊，細聽。)哦！他來了。(開門，出去，脚步声，洗清低聲說。)進來，

這兒沒有別人。

林 (進門，把門關上。)我回家看見你留下的條子，這是怎麼一回事？

林 我們兩個萬不能不談一談。

林 豈真要在這兒談嗎？

林 我不能請你到我住的地方去，我那裏進去不方便。你坐下來罷，這兒沒有別人，永年和安娜

都在隔壁梅家跳舞，女僕們都已經去睡了。

林 (坐下) 莊永年和他妻子還在那裏跳舞嗎？

林 是的，有什麼不可以？

姜 我是說——

林 恆甫，現在我們可以談談。

姜 我們還有話談嗎？

林 話多呢。

姜 我可沒有想到。

林 這是因為你總不會正真瞭解我。

姜 有什麼我不瞭解？那是世上最容易懂得的事，一個沒有心肝的女子有了婚姻的機會便把原有的愛人丟了。

林 你當真以為我沒有心肝嗎？你以為我那時候心裏好過嗎？

姜 有什麼不好過。

林 你當真那麼想嗎？

姜 不然，你當時為什麼寫那封信給我？

林 那是不得不如此。我那時候不能不同你決絕，只好寫那封信打斷你的念頭。

姜 原來是這樣。總總——都是為錢罷了。

林 你不要忘了我那時候有一個無依無靠的母親和兩個兄弟。恆甫，我們那時候實在不能等

你，當時你的光景也很困難。

姜 即使是那樣，你也不該爲了別人把我丟掉。

林 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姜 自從你丟了我，好像我站的地面都陷了下去。你看如今的我，竟成了一個翻了船抓住一塊破船板的人了。

林 救星就來了。

姜 救星卻真來了，然而又被你擋住了。

林 那是無心的。恆甫，到今天我纔知道我在銀行裏的事就是頂你的缺。

姜 我信你這話。但是你如今知道了，難道你還讓給我嗎？

林 不，我就讓還你，於你也無好處。

姜 有好處，有好處——無論如何我總得要幹的。

林 但是我的一生艱苦閱歷教訓我，做事要慎重。

姜 可是我的閱歷卻教我不要聽信一切好聽的話。

林 但是你雖不信好話，你總該相信事實。

姜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林 你說你是一個翻了船抓住一塊破船板的人。  
姜 是的。

林 我——也是一個翻了船抓住一塊破船板的人。也不紀念誰，也不用照應誰。  
姜 那是你自己揀中的。

林 我當時何嘗有什麼別的可揀？  
姜 現在又怎麼樣呢？

林 恆甫，若是我們兩個翻了船的人互相幫襯，你看怎樣？  
姜 你說什麼？

林 兩個人在一塊總比一個人抱着一塊破船板好些。  
姜 洗清！

林 你想我爲了什麼到上海來？  
姜 難道你還想着我嗎？

林 我不做事便覺得沒有生趣，覺得做事是我最大的樂趣。可是現在我——孤孤單單的一個人覺得什麼都是空洞洞的，無味得很，一個人替自己做事，爲了活，總沒有樂趣。恆甫，給我一個人，給我一點東西，使我有個生活的目的。

姜 我不相信這不過是娘兒們的慷慨心太重了，使你情愿犧牲自己。

林 你覺得我是那樣的人嗎？

姜 你可知道我從前所做的種種壞事？

林 知道。

姜 你可知道別人怎樣看待我？

林 你剛纔好像說，假使你當初有了我，決不會弄到這步田地。

姜 那是一定的。

林 真的嗎？

姜 你可知道我是這個社會裏的罪人？

林 但是，恆甫，我相信你本來的人格。

姜 我卻懷疑我自己了，什麼是人格？在這個社會裏，你欺騙我，我欺騙他，大家都施展着手段，誰

騙得過誰，誰是大亨，要是誰騙不過誰，那就得爲社會所唾罵，朋友所鄙棄。

林 恆甫，這個社會果然黑暗，但是我們總不能脫離這個社會而生存。

姜 我現在不管這些錯，我就錯，有罪，我就有罪，我也得要錯到底，永遠做個罪人。

林 你這是什麼話？恆甫，你改了樣子了！



姜 沒有什麼，我只是想報復，我既然被社會所犧牲，也要試試我的手段。

林 恆甫，你不能這樣，你還有許多孩子。

姜 是的，孩子都快要長大成人了——

林 你能不能允許我一樁事情？

姜 是什麼事情？

林 恆甫，我愛照應小孩子，你的孩子也要一個母親。你正缺少一個我，我也正缺少一個你。

姜 洗清，你說這話可曾預先籌劃過？你真有這個膽量？

林 我前天看見你後，就細細考慮過，從前是我對不起你，現在我覺得我應該幫助你了，我們兩個能夠在一塊兒，恆甫，我什麼事都敢做。

姜 我也不致於做錯事了。

林 那末你應該——

姜 但是已經不能挽回了，你自然不知道我對付莊永年夫妻的手段。

林 我全知道

姜 你知道了不敢和我——？

林 我知道像你這樣的人到了失望的時候會做到什麼地步的。

姜 我知道像你這樣的人到了失望的時候會做到什麼地步的。

姜 那末，該怎麼辦呢？

林 你還可以挽回，你的信還在那信箱裏面。

姜 真的嗎？

林 真的，但是——

姜 （仔細注視林洗清）原來如此，你無論如何總想救你的朋友，你老實說，是不是這個意思？

林 恆甫，請你放心，一個女子曾經爲了救人把自己出賣過一次，再不會賣第二次——。

姜 我也信你。我想把那封信要回來。

林 不使不得！

姜 我一定要討回那封信。你不知道，我信裏是寫的什麼，我不但是拿他的妻子借款的事來要挾他，並且還用一種不正當的恐嚇，現在想來我很後悔。我要在這兒等莊永年來，要他把信還我，我只說那信裏說的是辭退我的事，我如今不要他看了。——

林 恆甫，你可以不必這樣做。

姜 你老實告訴我，你是不是爲了這件事纔叫我到這裏來的？

林 起初確有這個意思，但是這事已經過了二十四小時，我這一天看出許多萬想不到事，我覺得莊永年應該知道這樁祕密借款，他們夫妻倆個應該完全開誠相待，這樣支支吾吾決

沒有開誠相待的日子。

姜 但是，另外一樁事情，卻——

林 是什麼事情？

姜 銀行裏已經秘密答應，華新銀行的要求。我現在是利用有些人的勢力來要挾莊永年。

林 是真有這回事麼？

姜 事情還沒有談妥，不過，只叫我能這樣做，要就是莊永年答應，不然，他就得下臺。

林 也好，你能夠恐嚇莊永年，說不定反會幫助他決定的。

姜 可是，我現在有些後悔我這樣做。

林 （翻聽）敢快走罷，時候已經不早跳舞完了，再停一刻，我們都有不便的地方。

姜 好，假使要我幫忙，我立刻就做去。

林 你先走一步，在對面街上等我。

姜 我一生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快樂。洗清，你快出來，我要送你回家。（從大門出去。）

林 （稍站，把自己的外衣檢好。）變得這樣快，變得這樣快！可以為一個人做事，可以為一個人活在

世上，可以替一個有幸的家庭造點幸福！是的，我一定那樣做。

（正在出神的時候，王媽推門來。）

王 林小姐要不要我去叫一聲

林 你還沒有睡嗎？

王 我想等着他們回家來了再睡。林小姐，我去叫一聲——

林 王媽，不用——，恐怕他們玩得正高興着呢。時候已經不早了，你去睡罷，我也想走了。

王 (倒茶)

林 王媽，你給我一張紙，我想留張條子給安娜。(她匆匆地寫好紙條。)

王 林小姐，您給我罷，明天一早我就交給少奶奶。

林 不，就放在這兒，我想他們玩累了，一定要在這兒坐一坐的。王媽，有信封嗎？

王 有。(到書房裏去拿出一隻洋信封來。)

林 (把它封好，寫上字，放在樓椅墊中央，又看了看。) 我走了，明天再來看她。(出)

(王媽等林洗清走了，也跟着出，把屋內的電燈關了，屋內是靜靜的，只剩下從後窗射進來映在壁上的月光。)

(合上窗，黑燈，第二次燈亮時，月光已經只照着一點兒了，表示時間已經過了幾小時。)

(門外莊永年和葉安娜的響音，門軸一轉，莊永年把安娜拖進來，安娜穿着古裝，頭髮梳成古式，還插上花，上面的披肩已經有些鬆散。莊永年穿着黑西服，手裏拿着兩把劍。)

葉 (在門口站住，同她丈夫掙扎。) 不，不，不——我不進去。我還要，我不願意這樣早就歇了。

莊 安娜，天快要亮了，還算早嗎？

葉 永年，我哀求你，再玩一點鐘。

莊 一分鐘也不能多了。安娜，進來罷，站在外頭小心着了涼。（安娜不願意，但被莊永年拉了過來。）

葉 永年，你此番不讓我多玩半點鐘，將來一定要後悔。

莊 安娜，你今晚實在太任性了，有什麼法子可以收拾你？

葉 我悶得慌——

莊 你今晚上真是美極了，我的美人兒，聽我說，你的魔力真是不小，安娜，你的劍舞得真好，雖然有一點過火的地方，但是那是小節，總而言之，你這一次算是大大的成功了，安娜，滿堂的人沒有一個不拍手稱贊，——我的古典美人兒，你真是迷人，（把安娜抱緊，「會兒」）該死，這屋子裏熱得很。（鬆手，把書室的門打開。）我要息，我親愛的美人兒，少陪了。

葉 怎麼辦呢！天快亮了，（慢慢地走向火爐）喔！好悶！——來吧！總是要來的，是的——我為什麼這樣害怕，我又何必這樣猶疑，——不要緊，不要緊，——喔，一封信，一定是洗滌等不及了留下的字條，（拆開）果然是的，——（慢慢地）「把這件事從頭至尾都告訴你丈夫」……

「你不必怕姜恆甫，但是你必須要對你丈夫說老實話」——我不告訴，我不能告訴的，（繼續看信）因為戒嚴時間快到了，不能賞鑒你化妝的美貌，（稍停）「你一定要聽我的話，

莊 明天我可以來祝賀你們了。」洗清是不會明白我的。現在我有法子了，——一定這樣，  
（從書室走出來）安娜，你還在這兒。

葉 （怒聲）我要一個人坐坐。

莊 你累了罷！

葉 不！永年，你疲倦了嗎？

莊 我一點也不倦。

葉 不想睡嗎？

莊 一點不想睡，我反覺得精神很好，你呢？你很像又疲倦又想睡了。

葉 是的，我很倦了，我恨不得立刻去睡。

莊 你看，我不許你再說，一點不錯。

葉 你做的事總不錯的。

莊 我的小鳥兒這回說話纔有點道理。你可曾看見李醫生今晚那麼高興？

葉 真的嗎？他居然那樣高興嗎？

莊 我好久不曾見他有這種興緻了，你看，從九點鐘起，（看手錶）現在快早晨五點了。（對着安娜）  
（細看）回到自己家裏靜悄悄的祇有我們兩個人，真是有趣——哦，你這迷人的東西！

葉 不要對我這樣看。

莊 難道我不該看我親愛的妻子嗎？不該看我自己的，一個人獨占的小寶貝嗎？

葉 （站起，離開他。）你今晚不要對我說這種話。

莊 （跟着走）我看你今晚格外可愛，格外動人。現在這屋裏靜悄悄地沒有人了。

葉 是的。

莊 可不是嗎？我的安娜，你知道我同你出去赴宴的時候，我總不大同你說話，往往故意避開，只不過偶然偷看你一眼，你知道我爲什麼要這樣？我心裏總想我們好像還不過是暗地裏相愛，好像我們還不過是私下裏許了婚姻，好像人家都不知道我們有什麼親密的關係。

葉 是的，是的，我知道你的心思時時刻刻都在我身上。

莊 到了要回來的時候，我挽着你，斜看着你可愛的頸項，可愛的肩，我每想好你像還是我的新娘子，好像我們剛舉行了結婚禮，第一次帶你回家，第一次和你獨自在一塊——第一次和我的含羞的小寶貝在一塊。現在我心裏不想別的，只想你一個人。我看着你在那裏飄來飄去舞劍的時候，我的心也飄飄蕩蕩的，我的血都涌起來了，我再忍不住了。——安娜，

葉 走開，永年，你不要來纏我，不要——

莊 什麼，安娜，你在那裏侮弄我，不要，——不要，難道我不是你的丈夫嗎？

(有人敲門聲)

葉 (吃驚) 你聽見嗎?

莊 誰?

李 (在門外) 是我,我可以進來坐一會兒嗎?

莊 (嘴裏咕嚕說) 討厭,這時候他來幹什麼? (高聲) 等一等! (開門) 進來,你真要好,從來不肯過門不入。

李 我走過這裏,好像聽見你的聲音,很想進來看一看。(四面一望) 這間屋子和我親熱極了,你們倆個在這裏很快活,很清靜。

莊 剛才你先走了,你沒有睡覺嗎? 李醫生,你今晚也很高興。

李 快活極了,我為什麼不高興呢? 人生在世,有得受用的時候,為什麼不受用呢? 人生能受用多少,就該受用多少,能快活幾時,就該快活幾時。今晚的酒真好。

莊 那香檳酒更好。

李 你也這麼說嗎?

葉 永年,你今天晚上喝的酒也不少。

李 (對葉) 他也喝了許多嗎?



葉 是的，他喝了酒之後，總是很高興的。

李 一個人整整的忙了一天，到晚上應該高興高興才好。

莊 忙了一天？我還不配說這話。

李 （在莊永年的肩上拍了一下）我倒可以說這話。

葉 李醫生，你今天一定是做了一天科學的研究了。

李 是的。

莊 你聽，我的小鳥兒居然談起科學研究來了！

葉 我可以祝賀你研究的結果嗎？

李 可以。

葉 結果很好嗎？

李 好極了，於病人也好，於醫生也好。我得的結果是「一定無疑」四個字。

葉 （接口）一定無疑？

李 絕對的「一定無疑」，你想我得了這種結果，還不應該高興一晚嗎？

葉 你正該高興一晚。

莊 只消你將來不用還高興。

李 那是沒有的事，人生在世，那一件可以受用了不還賬的？

葉 李醫生，我知道你很喜歡熱鬧，

李 是的，只要有許多有趣的人在一塊兒。

葉 我問你，下一次再碰到宴會的時候，你猜，我要表演什麼？

莊 你這小孩子，早又想到下一次了。

李 你是說是你麼？我告訴你，你可以表演一個女神。

葉 女神？不，我要扮一個男人。

莊 哈哈！哈哈！安娜，你真是胡鬧。

葉 你呢！

李 我嗎？我早已打定主意了。

葉 什麼？

李 下次，我來的時候，你們都瞧不見我。

莊 這個主意到很好玩的。

李 我要想法不要你們看見我。

莊 （忍住笑）是的，不錯的。

李 哦，我幾乎忘了來幹什麼。永年，請你給我一枝雪茄烟，要那種黑色的哈巴納。

莊 (遞煙匣) 請請！

李 (拿了一枝，咬去烟頭。) 謝謝。

葉 (擦火柴) 讓我給你一個火。

李 多謝！多謝！(安娜拿着火柴，李醫生就火點烟。) 現在我要同你們告別了。

莊 明天見。

葉 李醫生，我祝你安睡。

李 多謝你的好意。(稍停) 多謝你替我點火。(點點頭走了)

莊 他喝多了。

葉 (有意無意地) 想必是的。(莊永年摸出一串鑰匙來，走) 永年，你去幹什麼？

莊 我去把信箱倒出來，這箱子已滿了，明天的信要盛不下去了。

葉 現在你還要辦事嗎？

莊 我想看看信——(出去) 什麼？有人弄過這把鎖。

葉 弄過這把鎖？

莊 (在門外) 我想不到這女傭人——原來是一根斷髮簪。(把一大堆信拿進來) 安娜，這是你的

簪。

葉 (忙答道) 那一定是小孩子們——

莊 你應該不許他們做這種事。你看，這麼一大堆！(把信翻過來) 這是什麼東西？

葉 是信嗎？永年，不要看，不要看！

莊 是李醫生的兩張名片。

葉 李醫生的嗎？

莊 (讀名片上的字) 「李覺庵醫師，」這兩張名片在面上，一定是剛才他出去時丟下去的。

葉 上面寫着字嗎？

莊 名片四邊塗上個黑框，你看，這不是好消息，好像是替自己報死信。

葉 正是這個意思。

莊 什麼，你知道這件事嗎？他對你說過嗎？

葉 是的，他對我說過，他的名片來時，那就是他和我們告別了。他要關了門去死。

莊 可憐的人，我早知道他活不長久了，想不到這樣快！他竟這樣躲起來，像受了傷的野獸帶傷

進洞去了。

葉 他真可憐。

莊

(走來走去) 他竟離我們而去了。我也不相信他會這樣死去！他一生的寂寞苦惱比起我們家庭的快樂，就像日光襯着黑雲，覺得苦樂格外分明。——這真是無可奈何的事，在他自己看來，還是這樣的好。(忽然站住) 這樣，於我們倆個人也未必不好。安娜，我和你現在少了一個好朋友，更加親密了。(拉住安娜的手) 安娜，你可知道我常常希望你有一天遇着大危險，好讓我拚着命來救你——

葉

(推開他，斬釘截鐵的說道) 永年，你現在可以去看你的信了。

莊

不！不！現在不看了，我的好寶貝，我要陪着你。

葉

你難道不想着我們那位臨死的朋友嗎？

莊

不錯，他這個消息掃興得很。我們心裏想着死的可怕便沒有興趣了，我們總得把這種念頭排解開。安娜，現在我們只好不想着了。

葉

永年，好的。

莊

我的小鳥兒，你好好的先去睡罷！我要去看我的信了。(走入他自己的書房。)

葉

(站起來，非常堅毅地) 離開這兒，還是離開這兒，還是離開這兒的好，我可以得到自由，一定的，一定的，——(忽然躊躇起來，拿起莊永年脫下的大衣，披在自己的身上，嘴裏斷斷續續地自言自語的說着) 再

見不着他了，永遠見不着了！永遠見不着了！——小安娜也見不着了！永遠再見不着了！——

(忽又鎮靜，臉上露出歡笑。)  
不要緊，不要緊——我竟這麼膽小——葉安娜現在鼓起你的勇氣來罷，不要怕，不要怕，啊！可愛的自由！我就要到你的懷抱裏來了。(莊永年用力把房門推開站在門口，手裏拿着一封拆開的信。)

莊 安娜！

(回頭)

莊 這是怎麼回事？你知道信裏說些什麼？

葉 我知道，你讓我走，讓我走！

莊 (拉她) 你到那裏去？

葉 (用力擺脫她丈夫的手) 我不要你救我。

莊 (退一步) 當真嗎？他說的話都是真的嗎？沒有的事，這不會是真的？  
葉 全是真的。我只知道愛你，別的什麼都不顧了。

莊 吓！不要把這種蠢話來推託！

葉 (走近永年) 永年——

莊 你這混賬的女人，——幹得好事！

葉 讓我去，我不要你救我！我不要你把這樁罪名擔在你身上！

莊 不要裝腔做勢給我看。我要你站在這裏老實招來，你知道你幹的什麼事，你說，你自己明白不明白！

葉 (睜着眼睛望着她丈夫，冷冷的答道。) 我現在方纔完全明白了。

莊 哼！(走來走去) 可怕！到這時候我纔睡醒過了六年，我最疼愛的，最寵愛的人——原來是個騙子，比騙子更壞，更要壞——原來是一個犯了罪的罪人。唉！說不盡的丟臉，吓吓！(安娜不做聲，只望着他。) 我早該知道的，我應該早就料到的。你父親種種不規矩，(安娜正要開口)——不許開口！你父親種種不規矩都傳給你了！我當初替他遮蓋了如今受這種報應！我當時幫他的忙全是爲你，你現在這樣報答我。

葉 正是——這樣報答你！

莊 你斷送了我的終身幸福，你斷送了我的前程，哼，想起來真可怕！我現在被你送到那光棍的手裏，由他擺佈，由他勒索，由他指揮，我只好件件依他，——種種的禍事全都因爲一個不懂事的女人——

葉 我走了，你就沒有事了。

莊 哼！你倒說得好聽。你真像你父親，他到處把許多好話掛在嘴上，你說你走了，你走了於我有什麼好處！一點好處都沒有。姜恆甫還可以把這件事情傳揚開去，人家免不得疑心我和你

同謀，人家或者竟會疑心是我出的主意，哄你出來幹這件事。總總一切，總算我蒙你的好意，蒙你這樣照應我，總算我疼了你好幾年，你明白了，你替我幹的好事！

葉

（鎮定冷淡地回答道）我明白了。

莊

這件事真是想不到，我竟摸不着頭腦，但是我們總得着是一個辦法。把你披的衣服拿下來，拿下來，算不聽見嗎！我必須要想個法子應付他，這件事無論如何不能使外頭人知道。

——至於我和你兩個，在表面上還是照常做夫妻，——表面上還是照常，你明白不明白。你自然仍舊住在這裏，但是我不許你看管小孩子，我不敢把孩子託付給你了，唉，我想不到要對你「說什麼話」——對一個我從前曾經愛過，現在還「——」，不這是已經過去的事了。從今以後，不能再講什麼快樂不快樂，只有補救補救，遮蓋遮蓋，裝個面子罷了。（忽然門鈴響）什麼事？這時候，天還沒有亮，難道已經發作了？難道他——安娜，快躲起來，推說有病。（安娜不動，永年出去開門。）

一個男人的聲音 有一封很緊要的信，是給莊永年先生的。

莊 （一會兒，從大門進來。）果然是姜恆甫的，——

葉 讀出來！

莊 我幾乎不敢拆這封信，恐怕我們兩個都要斷送在這封信裏，也罷，我總要知道的。（拆開信封，



看了幾行，又看了信裏夾的一張紙，大喜喊道：「安娜！（安娜不明白）安娜不錯，不錯，我有救了，安娜我有

救了！

我呢！

葉 莊

自然也有救了！我們兩人都沒有事了。你看，他把你的借據還來了。他說，他對不住得很，抱歉之至，又說，現在轉了一步好運，他還說，我用敵人的勢力來恐嚇你，真是太卑鄙了——哦，管它呢，只要我們沒事就完了。喂，安娜，安娜，把這件可恨的東西燒了再說。讓我看看——（看借據）不，我不要看它，只當作一場大夢。（把姜恆甫的兩封信和借據都撕得粉碎，丟在火爐裏，看它燒）

完了，安娜，你這兩天一定很難受——

葉

什麼，姜恆甫要用敵人的勢力來恐嚇你！那末銀行的資本是靠不住的了。

莊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這還沒有成爲事實的事，你去管它幹什麼。

葉

永年，那麼你預備——

莊

假使我不妥協，我的經理的位置，恐怕也靠不住啊？我的小鳥兒，這些事情你是不明白的。

葉

永年，姜恆甫對我說的全是真的嗎？你真想爲着私人的利益，地位，竟這樣不顧民族的利益嗎？

莊

只叫我們沒有事就算了，這些事，你管它幹嗎呢！

葉 我到現在纔明白你。

莊 那樣可怕事，現在不必去想它。我們正應該高高興興起來，安娜，你明白嗎？怎麼？你好像不大明白似的，現在已經沒有事了，你爲什麼這樣板着臉？哦，我明白了，你疑心我還沒有饒恕你嗎？安娜，我敢賭咒，我一點都不怪你了。我知道你幹那件事情全爲愛我。

葉 那是真的。

莊 你那樣愛我，正是做妻子的應該愛她丈夫的道理，不過你缺少閱歷，用錯了方法，但是你當真以爲我因爲你不會做自己有關係的事而就不愛你了嗎？千萬不要那樣亂想，你祇要一心一意的靠着我，我自然會指導你。剛才我一時氣忿，覺得好像天翻地覆一般不免說了幾句氣話，你千萬不要放在心上，安娜，我已經饒恕你了，我敢賭咒我已經饒恕了你。

葉 謝謝你饒恕我。（走入內室去。）

莊 不要去！你去幹什麼？

葉 我去脫掉這身古裝。

莊 不錯，去脫罷，你一定受驚了，你且安靜一會，定一定心，你不必害怕，凡事有我呢。（在門口踱來

（踱去）安娜，我們的家庭何等安逸，何等可愛，在這裏，你不必害怕，我可以保護你。安娜，到了明天，什麼事都忘了，還照從前一樣，難道我會有那硬心腸趕你出去嗎？不要說趕出去，我捨

得怪你嗎？安娜，你真不懂得男子的心腸，一個男子饒恕他妻子的錯處，真真實實的饒恕了她，從心坎裏饒恕了她，這裏頭有說不出的暢快。從此他的妻子便加倍變成他的私產。做妻子的受了她丈夫的恩典，就像死了重生一般。安娜，什麼事都不必煩惱，只要坦坦白白的時候，我便是你的良心。姜恆甫，他想來恐嚇我，要挾我——銀行的事情，又不是我莊永年一個人如此做，反正在現在這種局面，私人和國家根本是衝突的，假使我不答應，我的位置便靠不住，我真在那麼傻，好好的肥缺，丟掉不幹，去愛什麼國！愛什麼民族——（安娜換了件樸素的衣服走出來）怎麼你還不去睡罷！你換了衣服嗎？

葉 是的，我把衣服換了。

莊 這時候換它做什麼？

葉 我不預備睡了。

莊 但是，我的安娜——

葉 現在天還沒亮，永年，坐下，我有許多話要同你談談。

莊 安娜，這是什麼意思？你這冷冰冰的臉兒。

葉 坐下，話長呢！

莊 安娜，我不懂得你。

葉 一些也不錯，你不懂得我，——到了今天，你不要打岔，聽我說，我們不能不算一算賬。  
莊 這是什麼話？

葉 我們兩個對坐着，你覺得有什麼感想嗎？  
莊 有什麼感想？

葉 我們結了婚足足六年，今天剛是第一次我同你正正經經的談話。

莊 正正經經的，什麼叫做正正經經的？

葉 這六年裏頭，——還不止六年呢！自從我們初次認識起，我們兩個從來不曾談過半句正經話，從來不曾談到一件正經事。

莊 這是因為我不肯把那些你管不了的事來麻煩你的緣故。

葉 我不是說那些家庭裏的困難，我說的是，我們不會好好的坐下來談過一件事。

莊 我的安娜，談了於你有什么好處？

葉 正是如此，所以你從來不會懂得我。我一生吃了大虧，先吃我爸爸的虧，後吃你的虧。

莊 什麼話？世界上誰能像我同你爸爸那樣愛你？你還說吃了我們倆的虧？

葉 (搖搖頭) 你何嘗愛我？你不過覺得戀愛着好玩罷了。

莊 你說的什麼話？

葉 這是千真萬確的話，我跟着爸爸的時候，他怎麼說，我也怎麼說，他怎麼想，我也怎麼想，有時候，我的意思和他不同，我也不讓他曉得，爲什麼呢？因爲他不願意我有和他不同的意見。他教我做「玩意兒的孩子」，他把我當做玩意兒，正像我玩我的「玩意兒」一樣，後來我到  
你這裏——

莊 什麼話！

葉 (不睬他) 我說那時候不過是從爸爸手裏換到你手裏罷了。你樣樣事都擺佈得如你自己的意，你愛什麼，我也要愛什麼，或是我故意愛什麼——我究竟不明白還是真同你一樣嗜好，還是有意如此。也許都有一點，有時候是真的，有時候是故意的。我如今回想起來，簡直像一個要飯的乞丐，討到手裏，吃到肚裏，永年，我靠着玩把戲給你開心過日子。但是你要我如此做，你同爸爸害得我不淺，我現在一無所能都是你們的罪過。

莊 你真不講道理，你真忘恩負義。安娜，你在這裏難道不會過快活日子嗎？

葉 我沒有過快活日子。當時我以爲很快活，其實不然。

莊 你沒有過快活日子！

葉 沒有！不過高興高興罷了。你沒有待錯過我，但是我們的家庭實在不過是一座舞台，我是你的「玩意兒的妻子」，正如我在家裏是我爸爸的「玩意兒的孩子」一樣。我的孩子們又

是我的玩意兒，你逗着我玩，我覺得很有趣，就像我逗着他們玩，他們覺得很有趣一樣。永年，這就是我們的結婚生活！

莊 你這話雖然太過分，裏面卻有些道理，但是將來的情形就不同了，玩的時候完了，如今該是教育的時候了。

葉 誰的教育？我的，還是孩子的？

莊 都有，安娜。

葉 永年，可惜你不配把我教育成你的良妻。

莊 你說這種話嗎？

葉 我也不配教育孩子。

莊 安娜！

葉 剛才不是你自己說的不敢把孩子們交託給我嗎？

莊 那是一時的氣話，記着它做什麼？

葉 其實你那句話並沒有說錯，我不配做這件事，我還有一件先要做的事，我要教育我自己。你也不能幫我的忙，我必要獨自去做，因此我所以要走了。

莊 (跳起來) 你說什麼？

葉 我如果要懂得我自己和我自己的事非走不可因爲這個原故我一定不能再同你住下去了。

莊 安娜，安娜！

葉 我立刻就走了。

莊 我不許你走，我禁止你走。

葉 你禁止我也不中用，我只帶我自己的東西，無論現在將來，你的東西我一概不要。

莊 你怎麼？

葉 明天我就動身，到內地去，我想那裏有許多許多我可以做的事情！

莊 噯，像你這樣沒有經驗——

葉 我去想法子得一點經驗。

莊 噯，像你這樣怎麼能吃得起苦——

葉 我要去吃苦。

莊 你就這樣丟了你的家，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也不顧旁人說話！

葉 我不顧旁人，我只知道我應該這樣做。

莊 真是豈有此理！你就這樣拋棄你的做妻子的責任。

葉 你以爲是我的責任？

莊 還用我說嗎？是你對於丈夫同孩子的責任。

葉 我還有別的責任比這些更重大更神聖。

莊 什麼責任？

葉 是一個國民對於他的祖國的責任。

莊 你說的是什麼話？

葉 去參加民族解放的戰爭，也就是我對於我自己的責任。

莊 第一要緊的，你是人家的妻子，又是人家的母親——

葉 這種話我都不信了，我現在只相信我是一個人，同你是一樣的一個人，我至少要努力做一個人。

莊 你自己不明瞭你在家庭裏的地位嗎？難道你——

葉 不要說了，我已經決定我將要做什麼事情。

莊 我說你有些瘋了，你應該有良心——或者直捷爽快的回答我，你簡直沒有良心。

葉 永年，這話不容易回答，良心，你有良心沒有？我爲了救你，爲了免去臨死的父親的煩惱纒借這筆錢，把你的性命救活了。而如今你卻這樣對付我。良心，你有良心沒有？愛什麼國，愛什麼



民族，是你應該說出口的嗎？

莊 你說話真像小孩子，你不懂得你現在住的是一種什麼世界。

葉 我不懂得，所以我要去看看。

莊 安娜，你病了，你說的話都是害着熱病的胡話——

葉 但是我告訴你，我一生從來不曾有過今天晚上，這樣明白清楚。

莊 難道你不明白你要丟掉你的丈夫兒女嗎？

葉 正是。

莊 如此說來，只有一個解說。

葉 什麼？

莊 你如今不愛我了。

葉 一點不錯。

莊 安娜，你真肯說這話嗎？

葉 永年，我說這話，我心裏也不好過，因為你待我不錯，但是我不能不說，我現在不能愛你了。

莊 這也是你明白清楚的話嗎？

葉 是的，極明白，極清楚。

莊 你可以告訴我爲什麼你不愛我了？

葉 可以。就是今天晚上，我希望你能諒解我，可是你卻沒有。我希望你能堅決地放棄私人的利益，可是你也沒有。我纔知道你不是我這幾年來理想中的你。

莊 這話我不懂。

葉 我耐着性子等了六年。姜恆甫的信在信箱裏的時候，我萬想不到你會服從他的條件。我爲你一定要對他說：「你儘管發表這件事。」發表之後——

莊 發表之後把我妻子的名譽體面一齊丟盡了又怎樣呢？

葉 發表之後，我以爲你一定會挺身出來把一切罪名都擔在自己身上，說道：「這件事情是我做的。」

莊 安娜！

葉 你以爲我一定不肯讓你替我擔這惡名嗎？我自然不肯。

莊 我日夜替你做事，忍窮耐苦，我都願意。但是世界上沒有男子肯爲了他所愛的妻子犧牲自己的名譽的。

葉 世界上整千整萬的好女子都爲了男子犧牲了名譽。

莊 你所想所說的都像是一個傻孩子。

所想所說的也不像我願意嫁的男子。後來你害怕過了，你害怕不是爲我，完全爲自己，後來事情過了，你又裝沒事了。我仍舊做你的小鳥兒，做你的玩意兒。（站起來）永年，就在那個時候，忽然大覺大悟，這六年原來只是和一個生人住在這裏，替他生了孩子——唉，我想起來真難受——

莊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我們中間隔開了一條河，安娜，這條河還可以填得滿嗎？

葉 現在的我已經不是你的妻子了。

莊 我還可以做一個完全改變的人。

葉 只要把你的「玩意兒」去了，或者可以改變。

莊 當真我們分開嗎？不行，不行，安娜，我不懂這個意思。

葉 你不懂，我們更該分開。（她進內室去拿大衣，一個小皮箱出來。）

莊 安娜，安娜，現在不要去，等到明天罷！

葉 現在天已經亮了，我爲什麼不走呢！

莊 我們不可以算是哥哥妹妹那樣住下去嗎？

葉 （穿上大衣）你知道這不是久長的辦法。永年，再會了。我也不去看小安娜了，我知道有比我好的人照管她。

莊 將來總有一天，安娜我們還能——

葉 那我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將來如何。

莊 無論怎樣，你還是我的妻子。

葉 你聽我說，一個女人離開她丈夫的家，她丈夫對她可以完全不管了。無論那話確不確，我把你對於我的一切責任一齊取消。我對你，你對我，如今全不相干，兩人都有自由。拿去，這是你的戒指，把我的還我。

莊 連那個也要嗎？

葉 也要。

莊 拿去。

葉 很好，現在什麼都完了。我把這些鑰匙都放在這裏。這屋裏的事這些女傭人比我熟悉得多。都完了，都完了。安娜，你再會想着我嗎？

葉 我常常要想着你，和小安娜。

莊 我可以寫信給你嗎？

葉 千萬不要。

莊 至少我可以寄些

葉 什麼都不要。

莊 你如果到了窘迫的時候，可以讓我幫襯你一點。

葉 不要，我不能受一個生人的幫襯。

莊 難道我於你只不過是一個生人嗎？

葉 我要走了。（忽又想起來，急走入內室，很快的，拿着一套軍服，出。）

莊 你帶着這件衣服去嗎？

葉 是的。

莊 你告訴我，你去做什麼？

葉 你會明白的。永年，你所想不到的奇事，終於到來了。（開箱子放好衣服。）

莊 什麼奇事？

葉 一個女人從家庭走到社會上去了，並且還要去參加鬥爭。

莊 你打算什麼？

葉 用不着打算，只叫我去就是了。永年，我知道在這種社會裏，勉強去創造家庭的幸福，總是件困難的事。最要緊是改造這種社會，所以我現在決定要去參加鬥爭，現在還不遲，如果大家都這麼想，都這麼做，我們大家的自由爭奪到了手，還怕家庭沒有幸福嗎？永年，我盼望你也

這麼想。最後，我還要告訴你一聲。聽說那銀行的新股本是靠不住的。你不要只顧自己個人的地位，而忘記了國家民族的整個利益。永年，再會了。

莊

安娜，安娜，你不能等一等嗎？

葉

天已經亮了，我要走了。（出。）

莊

（看着窗外的陽光漸漸亮起來，）安娜，安娜！她走了。啊！（倒在窗邊的椅子裏。）

——幕——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

# 第二卷 第二期



◀ 本冊幣國幣八角 ▶

本刊每月出版一冊，每冊價目照非寄郵成本核定。由上海郵政局登記為新聞紙類，內地寄遞，甚稱便利。不論讀者函購及外埠同行批發，郵票十足通用，寄費另加。

本刊文字，版權所有，不得轉載或翻印。各劇社如欲排演本刊所載各劇，務請先函通知。如將演出情形見告，尤所歡迎。

本刊所載各劇，如蒙各劇團演出，倘係營業性質，務請付給劇作者以上演稅。其數給概照通例。來稿及函件，請寄潮錄出版社轉。

編輯者 獨幕劇創作社

出版者 劇藝出版社

總發行所 潮錄出版社  
(上海九江路一〇號)

發行所 盧春生

中華郵政局登記證警字一五五號

天父，我感謝你。



1P20